

彙纂麗史
二十

廉興邦

鑿幸傳 吳潛 石甯 朴義 金元祥 尹秀 吉甫 李亨
金文庇 李珩 元卿 朴景亮 全英甫 康允忠 蔡倫 閔浚
孫琦 鄭方吉 林仲沈 姜融 申青 朴青 王三錫 梁戴 曹壽卿
崔老星 尹賢 安珪 崔安道 李宜風 金之鏡 李仁吉 盧燕
朴良衍 宋明理 金興慶 潘福海 申元弼 文臣傳 文公仁 朴升中
崔弘宰 崔袞 備 朴暄 宋玠 王惟紹 宋邦英 柳清臣 權漢功 蔡河中
辛商 田淑蒙 李春富 金元命 金鎡 池大淵 李仁任 林堅味

共二十一

リ 6
4062
20



門 9 伊 6
4062
22-20



木齋家熟彙纂麗史卷之四十

嬖幸二



吳潛 石曹 朴義 金元祥

吳潛初名祁同福縣人父璿贊成事潛忠烈朝登第累官至承旨王狎昵羣小好宴樂潛與金元祥內僚石天補天卿等為嬖幸務以聲色容悅謂管絃坊大樂才人不足分遣倖臣選諸道妓有色藝者又選京都巫及官婢善歌舞者籍置宮中衣羅綺戴馬尾笠別作一隊稱男粧教以新聲其詞云三藏寺裏點燈去有社主方執吾手儻此言方出寺外謂上座方是

卷之四十上

汝語又云有蛇含龍尾聞過大山岑萬人各一語斟酌在兩心高低緩急皆中節簇王之幸壽康宮也天補等張幕宮側各私名妓日夜歌舞褻慢無復君臣之禮供億賜予之費不可勝記轉知中事歷監察大夫知都僉議司事潛以讒佞得幸離間王父子陷害忠良人皆切齒畏禍莫有言者會元使斷事官帖木兒不花翰林李學士等爲執石冑父子來前護軍元冲甲等五十人欲以潛事告帖木兒不花先白王王不聽令護軍曹頤諭之冲甲等不從遂爲書告曰大德五年四月帝遣塔察兒王奉亨諭王曰威福予奪

當自己出凡事體有不便民情有未安者其審圖之又戒臣僚曰悉心奉正各修乃職敢有蹈襲前非專恣不法王雖爾容朕必不貸臣僚等祇承聖訓日夜兢兢猶恐不逮今有臣兵潛者無才無功徒以奸諂得進以嘗得罪前王窺免後患日夜譖構離間王父子自以爲樹立大功竊弄威福援引昆季並參機密數年之間皆至將相凡本國臣僚無問尊卑少有嫌隙輒陷以罪無辜罷黜者徧於一國至於各道按廉守令一徇愛憎進退予奪皆棄聖訓罪不容誅今有聖旨亦不疑懼謀欲沮之天使還朝之後必有異圖

伏望廣咨國人制于未亂東國蒼生骨而再肉也帖
木兒不花等得其書言於王曰冲甲雖言雖非吾等
所斷亦不可不問宜將冲甲與潛赴京對辨於是尹
萬庇鄭僊金禧尹諧吳永丘李舟李傑宣宗桂高延
洪承緒等亦以書告元使曰自大德五年四月聖旨
訓戒以來君臣戰懼不敢違越今有姦臣吳潛素無
才識交結中貴以姦佞得幸因竊國柄專恣不法又
以巧言離間國王父子毀斥忠良崇進奸邪賣官割
民無所不至今奉聖旨舉國歡喜獨潛恐其失權潛
謀沮之壅遏帝澤不畏皇威不去此人必生禍亂殃

及無辜伏望回奏天聰去此大惡小邦之福也宰相
洪子藩金瑄閔萱閔漬鄭瑋權永金台鉉高世金文
衍李混元璉許評申珩金延壽趙文簡金元祥朴光
廷尹吉孫吳玄良金由祉等乃告元使曰佞臣吳潛
賣官割民專恣不法俺等當恐穢聲聞于上國今又
有聖旨潛宜生疑懼小革其心乃恐失勢謀欲稽滯
聖恩俺等各懷憤愠未敢發言今元冲甲等乘其衆
怒已具言之所言罪惡無非是實伏望無復致疑除
此元惡小邦之幸也子藩又言吳潛雖與吾連姻請
以公義言之本國之法出納王命內有中貴三四人

謂之辭外有近臣四人謂之承宣非此雖宰相不敢
與焉潛今已拜相猶且出入王宮與承宣無異所陳
皆爲邪謀金瑄繼言潛罪元使默然致仕宰相蔡仁
揆等二十八人萬戶金浚等軍官一百五十人又詣
元使請罪潛王召版圖判書致仕崔諷曰聞卿等亦
將訴吳潛于使臣有諸姑徐之諷不從乃與朴全之
等七十餘人又詣元使請罪潛皆不聽帖木兒不花
等還贊成事安珣等餞于郊李學士唱曰白酒紅人
面囑珣和之珣遲留李自和之曰黃金黑吏心蓋諷
帖木兒不花受潛賂緩其罪也金浚帥衆詣闕請宿

衛禦亂王不許子藩疑潛害已防備甚嚴潛亦疑懼
不離王側子藩浚等勒三軍將士及冲甲等衛王宮
請出潛王不許請至再三不得已將出之潛勢窘叩
頭請留護軍吳賢良直入王所執潛以出押送于元
元遣刑部尚書塔察兒等繫潛兄弟三司右尹嚴承
旨演正郎珩杖流潛于安西忠宣時拜藝文大提學
改命議評理忠肅時轉三司使龜城君與柳清臣黨
於潘王高讒毀本國卒謚文齊子僖官至贊成事
石胄不知何許人官至密直子天補天卿俱得幸忠
烈天補爲左僕射扈從奉恩寺領班而行人指之曰

內僚得意之秋與天卿輩飲川上酒酣投秘書尹鄭珩于水衣冠盡濕珩無愧色有金世者告中書省曰石胄之黨慮前王害已謀奉國王將竄海島密令濟州等處造船畜糧於是帝遣帖木兒不花等來收管胄及天補天卿天琪與世赴京對辨杖流天補兄弟于安西前王在元以胄及天琪黨於王惟紹籍胄家流之又杖流天琪

朴義密陽人以鷹犬嬖於忠烈累遷將軍先是密城人趙阡殺守應賊降密城為歸化部曲義賂左右白王曰密城大郡貢賦甚夥降為部曲無鎮撫者恐其

民流散乃置蘇復別監義嘗養一鵠郎哥歹曰鵠尾羽十二者罕此鵠十四若獻帝必厚賞義隨郎哥歹如元獻之及還自言帝有命以己為大將軍王獵于安南義獲一鵠以進王大悅賜衣忠宣為世子嘗謂義曰每以鷹犬從吏吾君者此老狗也義慚赧後忤公主旨流海島籍沒家產未幾拜右副承旨歷左僕射副知密直同知資政院事忠宣即位加僉議贊成事封密陽君忠肅八年卒義富而吝初欲以黃金二十錠銀三十斤為忠宣施佛寺義死子正尹惟正私之忠宣囚惟正于巡軍徵金二十兩銀七十斤銀瓶

六百布千疋奴婢三十口田二十結

金元祥忠烈朝登第稍遷注簿有妓謫仙來得幸於王元祥與內侍朴允材俱為妓同里閑相往來元祥製新調太平曲令妓內宴歌之王妬且變色曰此非能文者不能誰為之對曰妾兄弟元祥允材製曲也王喜曰有才如此不可不用以元祥為通禮門祇候允材為權務官累祕書尹知監察司事轉右副承旨以事罷未幾命主銓注謂曰汝強銳果敢所以致讒毀今宜省之遷知申事與洪子藩等數具潛罪告元使帖木兒不花王聽潛命金台鉉宋璘行省官捕元

祥元祥亡不獲尋拜左承旨復為知申事時王惟紹宋邦英輩離間王父子王用元使塔察兒及洪子藩言欲與前王如初元祥以為如此則前王從臣皆當復職用事得無怒我邪乃以計讓銓選于右承旨金瑄瑄固辭國人皆知元祥之姦進密直副使忠宣即位拜檢校評理尋貶懷州牧使忠肅七年遷三司使陞政堂文學曹頤蔡河中等左右審王高謀奪王位交構萬端元祥亦陰附其黨從與織成後王論其罪下元祥等于巡軍籍沒其家杖流于島元祥初為巡軍萬戶造械重百斤至是首自及無何帝命赦之後

八年以判三司事卒元祥嘗與吳潛石天補天卿等
諂諛忠烈導以荒淫吳石旋及於禍元祥以佞獨免

尹秀 吉甫

尹秀漆原縣人父養三爲無賴行棄市江都因號其
地爲養三歧秀元宗朝拜親從將軍時同知樞密趙
璩夜召秀謀誅林衍秀諾璩遷延不發秀懼以其謀
告衍衍殺璩初秀舅隊正宋義隨使如蒙古知蒙古
將加兵于我逃還以告得遷都江華以功累遷樞密
副使致仕至是復都舊京義懼蒙古詰前事秀亦懼
追理殺璩之故二人相與謀挈家投頭輦哥叛入蒙

古忠烈之在蒙古爲禿魯花也秀以鷹犬得幸及卽
位秀自瀋陽挈家還管鷹坊恃勢縱惡人以禽獸目
之嘗如元獻鵠還言帝以鷹坊子五十人處之羅州
凡屬鷹坊者勿使侵擾且令朴義掌之秀自請也未
幾帝遣鷹坊子卽哥歹等二十人往慶尚道河陽永
州之地以秀及元卿伴行又以秀爲全羅道鷹坊使
卿義李貞爲慶尚忠清西海道王旨別監初秀等分
管諸道鷹坊招集逋民稱爲伊里干伊里干華言聚
落也按察及州郡牧守少忤其意必譖而罪之故伊
里干人肆毒良民無敢誰何都兵馬使屢請罷鷹坊

秀等恐王聽之諷王奏帝各受聖旨鷹坊牢不可破
又假使別監之名其權益重自後秀貞御義每分遣
其屬稱捉鷹別監者不可勝數所至擊鮮飼鷹民間
雞犬殆盡秀官至軍簿判書鷹揚軍上護軍一日三
角山僧夢一老父邀至其家謂曰我龍也昨日吾兒
化爲鵠遊大澤中尹秀射殺之僧寤而異之告南京
畱守王昫昫詣秀問之果其日獲緇鵠其大異常尋
得暴疾起奮拳撞牆壁叫曰狐兔敢我遂死子吉孫
吉甫吉甫善擊毬元仁宗爲太子吉甫因宦者伯顏
禿古思得出入東宮由是忠宣亦寵遇之授中郎將

言無不從時淑妃得幸于王順妃之女伯顏忽篤入
侍太子謀辱淑妃訴太子令淑妃赴都王患之吉甫
白太子乃止王喜謂吉甫曰汝宜繼乃父爲班主吉
甫辭曰臣年少請授王兄乃拜吉孫鷹揚軍上護軍
吉甫大護軍後吉甫忤伯顏禿古思失職東還尋貶
務安監務起爲合浦鎮邊使子桓自有傳宋義字和
義之叛入也和泣諫不聽至中路逃歸義告頭輦哥
追還之和少習騎馬擊毬弄杖妙絕今古帝甚歎賞
謂左右曰若非神助則是幻術康守衡曰致高麗入
都江華抗拒王師義之所爲也今高麗出陸義懼罪

來耳由是義貧困失所和益怨其父請帝挈妻東還
元宗喜擢為牽龍行首至中禁指諭以其母賤限職
三品後義亦還

李貞 金文庇 李珩

李貞本賤隸也常屠狗為業以勇力聞見愛於金俊
子柱及柱敗逃免為忠烈乳媪女壻遂有寵管鷹坊
多聚無賴之徒流毒郡縣國人皆惡之累遷將軍貞
自元還謂王曰帝問國王馳馬放鷹孰乎貞欲使王
數遊田故有是言尋辭職避日本之役國制伶官限
七品貞通伶官金大直女諷王授大直祇候賜犀帶

王幸壽康宮貞設宴迎于道先散粟林間手自拾煨
以獻王悅官至副知密直司事貞以鷹犬得幸不數
年驟登樞密賤肆之濫受大官未有如貞者子郎將
琨張舜龍之壻與宮人無比私事覺將殺之以舜龍
故流海島有金文庇者家世單微以勇力聞為夜別
抄指諭忠烈時積官至軍簿判書初趙文柱欲誅林
衍召文庇議久未發文庇懼謀洩及禍乃告衍衍殺
文柱文庇常燎狗破竹刮毛而食之及得疾遍體皆
癢使人以竹刮其身至死李珩張公李平者亦忠烈
時人珩好勇善騎射官至將軍常以養鷹遊獵為事

生捕鳥雀去其毛嚼以飼鷹或割生雞留其半而飼之王之好獵皆珥導之及死如鳥背狀者遍體公平以鷹犬得幸王使公平養鷹于宮園日必再至公平殺民間雞狗無筭直史館秋適嘗候平聞苦裏有聲發視之生狗割一腳矣

元卿

元卿傅子也性豪奢好射御不喜儒忠烈朝累遷中郎將為三道人物推考別監忤公主旨公主怒杖之全羅巡牧使幕僚李執道見驛騎馱物如京者詰之乃鷹坊人私物也執繫其人輸其物國庫卿譖王曰

李執見進鷄者罵曰安用此為撲殺其鷄王怒流執海島未幾尹秀白王釋之置鷹坊都監卿與朴義為副使由將軍轉大將軍印侯以公主怯伶口驟登宰輔權傾中外卿欲藉侯勢以子善長娶侯女自是黨於侯好生事為國害進右副承旨陞副知密直司事時卿兄珣位在卿下卿白王曰兄弟同為宰相弟居兄右心所未安乃改卿為三司使珣為副知密直後拜中京留守果毅軍都指揮使以同知密直司事卒卿幼習蒙語屢從王入朝世祖常呼之曰納麟哈刺以其應對詳敏舉止便捷故曰納麟鬚髯美黑故曰

哈刺嘗受元命爲武略將軍征東行中書省都鎮撫
帶金符

朴景亮

朴景亮初名瑄抄奴祿大之子忠宣趙妃姊妹之婿
韓國公主妬趙妃專寵譖于元元遣使治之景亮亦
被執如元遂籍其家後累歷軍簿判書權授密直副
使忠宣賜景亮鞵帶教曰大德七年春姦臣佞豎至
行在香水園謀不利於孤朴景亮劉福和洪誥許有
全李連松姜融李珍李翥趙通等奮義忘生力沮奸
謀忠勤特異宜別錄功用之景亮親子及堂兄弟姊

妹至于子孫並爲良又以其族抄奴金泰補南海縣
令奉元嬖宦李淑友婿也國人言自今抄之路開矣
遷僉議評理從王如元李思溫金浚以爲王之久留
京師實由景亮等爲之腹心言於徽政院繫獄語在
濼傳忠肅時封興禮君忠宣奉香江南景亮與遂安
君李連松等從之行至金山寺元遣使急召王令騎
士擁逼以行侍從臣僚知伯顏禿古思用事恐忠宣
不免皆奔竄景亮連松皆仰藥死

全英甫

全英甫本帝釋院奴治金薄爲生元嬖宦李淑之妻

兄也淑嘗黨於王惟紹謀廢忠宣誅惟紹乃籍英南
家流遠島初忠烈授英甫郎將諫官不署告身及忠
宣復位二年拜大護軍卽署之時人語曰問者人言
小王立政必公今旣免英甫罪又授大官何私昵如
如英甫嘗爲資贍司使多竊銀幣王以白元恒嘗知
讞部監選軍有能名命句較諸司契券元恒究問英
甫不置英甫甚怨之會元恒杖殺司僕令史英甫訴
王流元恒靈輿島忠肅時授密直副使累轉知司事
兼大司憲臺官閉門不署告身後改評理陞贊成事
又拜三司使忠肅之留元也潘王高謀奪王位姦臣

交構王遣朴仁平謂宰相曰昔有小優隨大優渡水
無船謂諸大優曰我則短小難試淺淺君輩身長宜
先測水咸曰然入水皆溺獨小優免今有二小優在
吾國全英甫朴虛中是也置我禍網晏然坐視何以
異此英甫嘗壓良人一百六十人爲賤事覺整治都
監決還本籍忠穆四年死

康允忠

康允忠本賤隸始事忠肅拜護軍嘗強滯郎將白儒
妻監察司鞫問具服請罪之不允監察僉議典法交
章極論留中不下監察司累日不視事乃杖流海島

曹頤之亂侍從忠惠有勞錄功爲一等授密直副使
時王求四件奴婢甚急允忠與閔渙主之遷僉議評
理出爲揚廣全羅慶尚三道使問民疾苦閔渙分遣
惡少諸道誅求無厭允忠執送惡少囚巡軍忠穆朝
拜贊成事初趙得球從王煦如元煦與得球議整治
事得球曰允忠在幼主之側納君於邪苟欲整治宜
先去之允忠聞而銜之及煦與金永晫以奇三萬死
不克整治欲如元奏帝允忠恐得球圖已誘王貶于
耽羅時德寧公主盛年居中允忠與裴佺出入得幸
秉政權作威福有人貼榜于監行領云康允忠以一

宦者一侍女通媒君母恣行淫亂與河有源沮整治
都監若誅兩人國無患矣密直印璫贊成權謙李壽
山言於院使高龍普曰允忠通乎君母罪惡貫盈今
允忠聞院使來白王曰龍普謀陷先王薨于岳陽今
得罪而來何必待以厚禮龍普聞而憾之謂允忠曰
爾爲內臣恣行無禮何也允忠懼謝病不出賂龍普
毋以請龍普對允忠語璫等曰今欲辨康贊成事公
等毋隱前言璫等相視默然龍普陽詰之顧謂允忠
曰公宜復視事會王率百官迎詔允忠遂扈從金倫
李齊賢朴忠佐等上疏曰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

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凶者不仁而可與言則
何凶國敗家之有其欺君罔民不憚天下之公論
不畏天下之大法則不仁之大者也與之言尚不可
况信任之乎竊見康允忠起自賤隸得幸先王姦諂
荒淫既經杖斷宜畏法以退藏猶匿過名復貪榮而
冒進百端逞欲一代肆凶先王所以詔獄就徵岳陽
返葬允忠一賊實是根株閔渙九人只為枝葉積釁
專歸於上狡謀獨免其身斯則一國之痛心而疾首
者也臣倫等俱抱願忠之志不勝疾惡之心謹疏其
罪以聞蓋允忠者強姦金南寶之妻又姦白儒之妻

累經杖斷身帶癩痕冒受征東員外仍兼僉議贊成
豪橫不法現有正妻又娶故密直趙石堅服喪妻據
有石堅家產又至正六年天子命王脫歡金邦海整
治本國弊政脫歡因言前代之事允忠實為禍根當
先黜退可以整治允忠恐懼潛用譎謀給邦海抑脫
歡以誤整治之事又至正七年天子復命脫歡等整
治殿下召脫歡等宰相耆老議所以奉行者耆老以
為聽斷田民之訟只為整治一事必先整治選法中
外之官各得其人令監察舉劾非違然後可以上副
帝意允忠方為政房提調恐失其利且怨王脫歡前

言作色拂袖而起不以衆論入白尋用所親安子由等不諳民事之人爲整治都監官陞脫歡爲領都僉議實奪其權焉能整治脫歡不能舉行十事者實允忠所沮也宗廟之事國之大事子由攝行大廟擅以犧牛與願堂僧使血祀有闕監察劾論其罪以其壻李浥爲允忠門客百計營救及陞子由爲贊成事諫官宋天鳳李芳實安元龍不署子由謝牒允忠矯王命召芳實等勒令請暇尋奪其職且允忠監傳之奴安知流品清濁乃爲政房提調擅銓選之權與奪由已賄賂公行門戶如市專權於國流毒於民至使先

王存被譴訶歿稽贈諡若不舉正此賊之罪無以追明先王之忠伏乞轉呈上國以明前代之事非先王之過皆允忠所爲加此賊兩觀之誅雪先王萬世之恥王及太妃感悟轉呈于元恭愍三年復爲贊成事尋判三司事五年護軍林仲甫欲奉忠惠孽子釋器潛圖不軌繫治巡軍辭連允忠貶爲東萊縣令八年殺之

裴佺

裴佺興海郡人其母官婢佺爲忠惠孽子累轉護軍委以機務歷官軍簿判書曹頓之亂侍從有勞錄功

爲一等封與海君佺與康允忠得幸德寧公主居中
用事有人作匿名狀錄佺罪惡貼版圖門公主召諸
宰相謂曰自今裴佺勿復近侍忠定時爲行省理問
元以佺及郎中金永煦員外郎李元弼等受賕放倭
賊囚鞫之會赦免佺猶在公主宮中用事如舊時都
僉議尹時遇在王側弄權人目之曰尹王干謁者不
因時遇則必託佺及李齊賢爲權省下佺于行省獄
恭愍宥之時人憤其曲貸元惡居十年卒

閔渙

閔渙密直事頤子也爲忠惠倖臣官累代言又以禧

妃之舅怙勢恣橫人皆疾之嬖人審夫金使江陵道
索人葵貴所得少懼王罪已擅徵職稅還說王曰臣
往江陵見朝士退居鄉里病民者衆臣徵其職稅藏
州郡以待上命朝士居外者非獨江陵五道皆然若
從臣計有利於國王納其言渙從芻從與分遣嬖人
諸道徵職稅六品以上布百五十疋七品以下百疋
散職十五疋人聞令下或挈家登山或乘舟而遁於
是焚山澤而索之禍及其族政丞蔡河中等請罷職
稅王欲從渙又勸之徵稅益惡慶尚道有散員同正
者貧甚賣盡資產不充額其女痛父受苦斷髮買布

以納與父皆縊死又徵船稅雖無舟者亦被其害後東界存撫使崔昌義白王罷五道職稅盡還其主渙又建白求取人四件奴婢甚急曰寄上曰投屬曰先王賜與曰人相貿易者王使渙及康允忠等主之於是諸豪富家婢有姿色者皆奪而置之北殿使紡績如平人家權準奉天祐權適家尤被其害惟賂渙者得免渙又分遣惡少諸道或收山海稅或徵巫匠葉民不堪苦康允忠爲問民疾苦使執送惡少拘巡軍王怒黜渙未幾召之復得幸焉王嘗使渙及朴良衍金善莊等監督新宮役王怒稽緩杖渙等於是人家

寺院材瓦礎砌靡不撤取及王被執于元印璫以檻車載渙等九人如元流渙于辰州路後還國拜同知密直司事紅賊之亂渙爲元帥殺總兵官鄭世雲與李芳實等伏誅子輻軾

尹碩

尹碩善州海平縣人父萬庇官至副知密直司事碩忠宣時爲別將元使至以盞人立王前元使傳帝旨令兩王子入侍碩聞之默自念吾當從弟歸告其父父曰兒計失矣所以從王子者爲後日計兄在而弟先有國乎碩曰吾亦知之然吾見少則敬心生見長

則否此所以決吾策也遂從之長早亡少忠肅也及忠肅卽位授護軍爲王嬖幸累遷代言僧松戒嘗有穢行見黜於其徒以其妹與碩碩薦於王由是與碩俱見寵出入無禁碩巧言令色善逢迎妬賢嫉能顛倒是非忠宣恐其誤國諭王斥之貶于金海後與孫琦附曹頤蔡河中觀望生事爲國害官累同知密直司事元欲立省于本國碩與金怡李凌幹等奏于帝議遂寢論功爲一等轉僉議評理封海平府院君拜政丞王有疾不親除授碩與代言奉天祐等銓注於其第碩性急數罵辱嬖人嬖人多怨之贊成事林仲

沈與碩有違言碩以馬策扶之嬖人白王王怒下碩巡軍杖之忠惠初改中贊加壁上三韓十字功臣號忠肅復位在元遣閔祥正趙炎輝蔣伯祥仁守等下碩及宰相孫琦金之鏡上護軍裴佺吳子淳康庶朴連代言李君佺尹恒大護軍丘天祐護軍崔安壽金天佑卽將盧英瑞于巡軍皆忠惠嬖幸也伯祥鞫碩以四事曰王之朝元也汝勒止行卹錢糧前王與小人亂政汝爲相不言又與前三謀叛上國又與內豎朴連等交構王父子乃囚其子之彪之賢奪之彪告身杖流海島又流孫琦等二十餘人後數月頤黨有

詎寬於元者元遣客省大史都赤來因伯祥仁守祥
正炎輝于行省釋碩等因名還琦等忠惠復位又拜
左政丞曹頤之亂侍從有功賜鐵券忠穆時御史崔
濡強淫碩婦碩訴于元託元嬖宦高龍普受鎮國上
將軍高麗都元帥御史臺彈之發還元籍流于海平
卒葬以庶人之彪官至知門下省事封海平君謚忠
簡性寬厚不立崖岸略通蒙古語子寶大護軍寶子
可觀自有傳

孫琦

孫琦本商人爲忠肅倖臣累遷大護軍以侍從勞賜

田及臧獲由摠部典書陞知密直司事賜推誠協輔
功臣號王見讒留元姦臣附藩王謀竊王位琦能忘
身辨理王復位還國賜鐵券加推誠守義佐理功臣
號拜僉議評理進贊成事後王還自元次平壤琦與
萬戶曹碩政堂文學朴遠大司成張公允等沿大同
江攜妓縱樂王命衛士執琦等反接囚巡軍恭愍以
王弟入朝琦從之及卽位封平海府院君尋以政丞
致仕

鄭方吉

林仲沈

姜融

鄭方吉登第累官判典校事轉成均大司成入密直

司忠肅見留于元方吉與韓宗愈等會百官旻天寺
為書請還王又請執送誣訴本國者後拜僉議政丞
時盜發金馬郡武康王陵馬韓始祖捕繫典法司盜逸方
吉欲劾典法官贊成事林仲沈沮之曰賊繫獄二年
無現賊死者多矣方言曰吾固知發塚人多金罵辱
之仲沈慚恚移病人以方言言為是時方言年七十
六王賜以杖代金台鉉權行省事忠惠在元襲位忠
肅將如元至海州方言與贊成事姜融前評理金元
祥自忠肅曰今王之位殿下與之宜誠心事殿下及
如仇讎殿下之臣皆遮職惟以義成倉屬殿下供億

不給辱莫大焉又與龍山元子不友勢不可兩存請
殿下與元子入朝曹益清力陳不可忠肅納之然以
方言言猶未能自安仲沈嘗與議郎曹光漢應教韓
宗愈參銓注官至贊成事嘗與蔣伯祥攝征東省事
忠肅嘗謂仲沈曰卿亂我之政人目曰林權有鄭權
者曾典銓選多受賄賂故王比之融本姓名康莊其
祖晉州官奴融忠宣時拜內府令妹為巫食松岳祠
大護軍金直邦以其所善巫代之融不可直邦罵融
曰汝是官奴何驕乃爾忠肅賜端誠協戴功臣號累
陞贊成事封晉寧府院君忠定元年卒子千裕婢妾

出也恭愍以其妹爲元丞相脫脫寵姬命密直金敬直以其子妻之千裕後封河城府院君

申青 朴青

申青一名松多仁縣伐里驛吏嘗入元爲審王嵩從者得幸及忠肅如元館於審邸青得見由前散員授護軍累遷上護軍及忠肅倦勤青假威用事勢傾一國無忌憚與朴青李青齊名時號三青忠肅每言忠惠過失從臣曹益清尹桓謀去忠惠所狎以上護軍吳子淳大護軍洪瑞與青善遣二人與青共圖之時青爲巡軍千戶稱奉旨執惡少之尤者宋八郎洪莊

等囚之拷掠甚嚴忠惠欲其疏放屢召青不至忠惠憾不置忠肅薨忠惠立令權省洪彬囚青于理問所命耆老府院君權溥等疏青罪告行省曰木有蠹不除則萎國有盜不去則危故孔子爲政七日誅少正卯所以除國害而安民心也今有內豎申青者起自微賤冒受官爵擅權自恣不畏朝廷之制本國之法鬻官賣獄中外憤怒望加責罰不幸先王棄世嗣王居憂若不陳告省府衆情鬱抑無處可申伏望亟正其罪以一戒百青本驛戶變名逃役冒受大職罪一也青將遠近親屬除免站役又影占人戶聚作莊舍

私其貢役罪二也本國風俗無問尊卑大忌家長方
位如有犯動必致病疾青今年正月就先國王宮裏
暗掘大樹正值先王行年方位因而不憚以致大故
先王嬰疾二十餘日青居中沮遏他人莫得近前又
不報公主及嗣王其意難測罪三也青矯先王旨勒
取人金不與其直又盜德泉庫布一千八百疋義成
倉布二千四百五十疋寺社田二百六十餘結自餘
取人田民不可勝記罪四也令親屬擅乘驛騎械繫
多仁縣吏黃仁贊奪其奴婢一十七口恐嚇檢校裴
尚書別將宋全令同正朴得侯李均吳天世等逼淫

其女其餘難以盡數罪五也令親屬率二百餘人執
金化郡吏文世益守等五十餘人壓良為奴婢毆殺
文世及丁延妻典法判書安軸監察執義尹奕持平
李敏等守正不聽其言青矯旨囚巡軍百計侵擾罪
六也家起大樓金畫其壁朱髹其楹奢僭類此罪七
也凡其所犯或在赦前恣行不悛迄至于今不敢不
告行省錄其書授金永煦呈中書省求煦妹婿別哥
不花時為平章於玉兩姨兄弟故賜求煦鈔一百錠
綾一十五疋紵布三十疋遣之移囚青巡軍遣宋明
理宋八郎以糞塗青口既而籍歿青家撤其樓輸材

瓦於崇教池恭愍時授平壤道巡問使官累工部尚書樞密院副使朴青一名松素微賤以養鷹得幸忠肅累遷上護軍以罪收賜田屬與善宮後為密直司使其妻嘗與族父李臣桂通青耶兩人告監察司鞫之

王三錫

梁載安珪

曹莘卿

崔老星

尹賢

王三錫本南蠻人性狙詐輕躁無才術嘗隨商舶至燕糊口於人忠肅在元三錫因幸臣求見王悅之遂從王東還以醫術媚王得近幸寵眷無比稱為師傅妬賢嫉能賣官鬻獄至於庭辱臺官王不悟三錫以

陰陽幻術勸王幸漢陽富原龍山久留公主在龍山生元子而薨時有飛書云禪師祖倫師傅王三錫誘王久留龍山濱海下濕之地使公主免身氈幕違疾不救若達帝聰二人之罪在所不赦三錫嘗為儒學提舉欲塑文宣王像成均館閉大聖殿不納三錫譖之囚博士李暄學錄申諱於理問所並罷其職其專恣如此梁載初名將燕南人附三錫夤緣用事朝野疾之三錫死載還燕及忠肅如元載又與將伯祥構兇謀不克遂論事王左右得幸封佑文君與郎將曹莘卿掌銓注交結宦寺竊弄政柄請謁盈門賄賂公

行士大夫多出其門以莘卿爲左代言崔老星懷義君申時用大匡元尹尹賢持平行錢得官者幾至百餘王不之覺載又以所善李閏屬蔡洪哲安珪中第時商賈雜類競依載以載舅王天祐與宰相李傑金元軾爭奴婢摠郎尹赫瞻依違久未決載奪赫瞻以賢代之賢卽斷與天祐僉議司會署告身蔡河中見載所用漢人告身遂裂去三四紙莘卿嘗爲僧相風水賣術爲生亦因載以進同掌選遂以代言帶提學士林缺望嘗矯旨令楊廣道別監申淑獻熊掌豹胎淑督索州郡事聞王怒罷淑莘卿陽若不知老星色

目富商本名党黑厮亦因載得封君載嫌物議詭書批目云百四歲老人崔老星賢尚州人以典法掾爲時用家臣得拜典法佐郎賣獄受布百五十疋事覺憲司劾其罪時批目下已二日賢與宦官謀寢其劾收批入內抹持平李孫寶名改注賢不用印臺官不署告身賢昏夜乞哀又託權豪宦寺促署之珪忠肅潛邸時侍學也家世本平微無他技性柔訥善逢迎忠肅薦於忠宣權補典校校勘忠肅自元還國百官班迎忠肅目珪笑之數引見忠宣俾擇謹慎者爲王府知印忠肅乃以珪爲選部散郎委以銓注時議非

之後拜代言仍掌選累遷政堂文學卒

崔安道

李宜風 金之鏡 李仁吉

崔安道小字那海其先海州人徙居龍州安道母官婢以內僚事忠宣於燕邸遂通蒙漢語後爲忠肅僚屬錄其勞賜田及臧獲與李宜風俱爲忠肅嬖臣曹頤與許慶爭財安道與宜風右慶譖頤頤方得幸忠宣譖安道杖流海島未幾復見幸與宜風常在王側專事報復忠肅被譖畱元以安道侍從有勞加賜田民王畱燕五年憂悸傷性及還國常居深殿忽忽不樂不親政事安道與金之鏡申時用僧祖倫等擅權

柄賣官鬻獄恣行無忌臺諫章疏中沮不啓時元欲立省本國安道與金怡等力辨乃止以功又賜田民累轉上護軍元使買驢來安道之鏡自以專恣恐禍及已日夜憂懼及買驢還喜益驕王遣安道于平壤餽買驢金銀綾羅紵布買驢不受安道私之又與金之鏡李仁吉辛貞李仲陽裴佺李吉祥鄭都赤不花等牧內乘馬三百疋于江華侵暴居民流散殆盡王獵于平州安道詣行在駙從甚衆王望見意元使來大駭及至怒流于島安道畱旬餘乃行其僉從尚多不入配所遊遍楊廣道時按廉馬季良貪婪嗜牛肚

民譏之曰馬食牛及安道至季良及州郡爭勞慰待
遇稍薄安道輒加鞭撻忠宣初召拜監察大夫祭酒
金右鏐掌監試安道子璟年纔十餘不學得中試提
學韓宗愈代言李君佺掌貢舉璟又中獻納許邕正
言趙廉鄭正濡等上書言安道濫居風憲子璟乳臭
登第請罪之不從以其書示安道臺官以璟借述登
第祖母又賤不署依牒凡九年王督省官署之改同
知密直司事賜功臣號元授征東行省左右司員外
郎既而入元宿衛元授中尚監丞轉太傅太監尋奉
詔還國有南氏者忠肅所幸女也安道與之鏡通焉

忠惠後元年卒年四十七子濡源淑臣文丘源卽璟
也忠定時爲代言轉版圖判書恭愍朝倭焚喬桐甲
山倉源與戰獲二艘拜密直副使賜陳力協謀功臣
號趙日新伏誅源益有寵常侍左右嘗因事杖公主
殿嬖人八思不花八思不花訴曰源捶我致公主驚
墮胎大不敬王下巡軍命贊成柳濯嚴加訊鞫不服
貶爲光陽監務時謂宰相金普妬寵而構之也元將
討高郵賊召募將卒王名源還封龍城君遣之時南
賊日盛我軍陷六合移防淮安路源與李權等六人
戰死濡自有傳宜風本元人善射御爲忠肅嬖臣朝

夕出入禁闈年十五補散員嘗從王獵鹿走駕前一
箭殪之王悅授別將行首驟拜摠部典書累陞密直
副使性竒巧惟務媚悅招權納賄恣行威福愛晉陽
妓月娥夤緣得官者甚衆祖倫亦諂事宜風遂近幸
頗與朝政逞私撓法之鏡亦忠肅嬖臣也累遷密直
副使王幸白州元使完者來之鏡白玉曰完者族黨
在本國完者將欲官之王命之鏡及高用賢奉天祐
掌銓注申時用至政房罵之鏡曰今日除授爲使臣
也爾輩賣官何不官吾子孫邪時失職者皆在庭時
用顧曰若等無錢又誰怨邪求官者雲集之鏡等夜

匿村舍注擬上護軍申丁求官未得罵之鏡天祐曰
爾何壅蔽聰明專擅除授也又大呼曰無錢者毋求
官之鏡等不能對批成李仁吉擅改于其第及批目
下用事者爭相塗竄朱墨至不可辨時有童謠云用
綜布作都目政事真黑冊我欲油之今年麻子少噫
不得初之鏡誘王辭位立忠惠自以爲功忠惠不用
之鏡怏怏忠肅復位以之鏡背恩囚巡軍憂恚瘦死
仁吉一名成柱本商人亦忠肅嬖臣也累官密直副
使與護軍李安爭奴婢毆安又毆其妻傷胎監察司
囚仁吉家奴仁吉至監察司門伺臺官出罵辱之仁

吉又以姦諂幸於忠惠忠肅嘗見忠惠衣冠太侈訓
戒之且謂仁吉日汝真犬豕也杖流于島忠惠中止
之

盧英瑞

朴良衍

宋明理

盧英瑞忠惠嬖臣也嘗從王如元舍於回回家竊其
妻杖之遣還有宦者父與英瑞同名者除瑞州英瑞
自謂得之卽之任事覺杖之王憐而益幸授內乘別
監曹頓之亂元徵王囚刑部又繫英瑞等獄及復位
還國錄侍從功爲一等封直城君爵其父母妻子賜
田及臧獲王嘗欲褫人官授官人親戚英瑞白王曰

臣亦欲以是官授人王問爲誰曰有嘗遺我屋材者
王笑許之忠穆初豐儲倉副使李仁壽丞李汝就竊
倉貨監察司囚鞫之仁壽英瑞姻婭也以王命沮之
尋以仁壽爲軍簿正郎謫執義趙淵爲水原府使後
德寧公主流英瑞于光陽及李齊賢爲權省流加德
島朴良衍宋明理亦忠惠嬖臣也良衍嘗以親從護
軍管內乘潛易良馬八匹事覺徵布八百疋流之累
遷大護軍明理歷官上護軍每從王微行王嘗作儼
戲命明理主之賜布二百疋役百工奪市中物以供
其費市鋪皆閉又勸王起樓崇教寺蓮池旁爲遊宴

之所王命良衍植花木王又起新宮于三峴命良衍及金善莊閔渙等督役書雲副正閔城季以陰陽拘忌言其不利王怒毆之良衍求媚於王大加營度點西江人戶輸甍瓦又令惡少輩奪人牛馬以輸又發近京諸郡丁夫伐材浮江而下人馬絡繹州郡騷然農者輟耕時京城民訛言王將取民家少兒數十埋新宮礎下家家驚駭多抱兒逃竄者惡少乘間恣行剽竊王怒營宮稽緩責善莊良衍等曰若不斷手十月必受重刑且徵賜物及工費善莊等晝夜督役不少懈又張榜曰自宰相至權務輸材不及期者徵布

五百疋分配海島於是輦材絡繹新宮殿宇門戶皆飾鍮銅乃命百官下至胥吏每二人給五綜布一疋徵鍮銅二斤人比皆苦之又斂諸道銅鐵鑄鼎鑊錡釜納之新宮民間農器盡括無餘王猶怒其緩親杖善莊良衍渙於是人家寺院材瓦礎砌靡不撤取其宮室制度不類王居及王被執如元高龍普捕良衍善莊等十餘人囚之明理以與龍普善故免印璫檻載良衍等如元元流良衍于杭州路

金興慶

金興慶侍中就礪之曾孫聰慧便佞恭愨朝選補丐

達赤王見而悅之以爲內速古赤有龍陽之寵常侍
內寢未嘗一夕許休沐數月間超遷至三司左尹轉
左右衛上護軍寵愛日深嘗入直據胡牀王見之怒
使上護軍盧瑋拳毆幾斃後王又以事咎興慶興慶
怒毆內侍宋良哲復矯命杖之拜代言有上護軍金
用輝諂附興慶嘗奸高家奴妻當坐興慶因誕辰請
王赦之遂得免王寘子弟衛以洪倫韓安權璿洪寬
盧瑄屬焉興慶摠之王強使興慶倫安等通益妃興
慶寵幸旣極勢傾中外嘗以事銜典法摠郎楊允發
矯旨召之允發辭以疾命巡衛府執致宮中時方隆

冬裸其身終夜侵辱郎將張龍本判事張海奴也詔
事贊成安師琦不禮於海海怒捶之龍訴師琦師琦
告興慶興慶白王令巡衛府捕海并取契券海知之
攜券逃繫其處女巡衛府興慶從者遇糾正姜隱金
南生柳云等不下馬隱等叱下之從者訴興慶乃囚
隱等令憲府罪之興慶請以母積善翁主柳氏爲交
州江陵楊廣三道祈恩使傳騎至十餘匹按部守令
競行苞苴柳尋封辰韓國大夫人柳受俸廣興倉米
布麤惡興慶怒杖倉官于闕外王以體覆使李傑生
輕決河乙止等罪殺之傑生臨刑談笑自若人謂傑

生剛直敢言嘗忤興慶故及興慶愛倡妓小介莊恐人竊之日使其黨崔仁哲伺之見李成林宿其家以告明日興慶戲之曰宰相宿倡家可乎成林變色曰無之由是交惡白王出成林為楊廣道都巡問使適禦倭軍敗都巡察使崔瑩希興慶意欲殺之成林異父弟廉興邦亦有寵於王力救免死杖配烽卒斬其都鎮撫池浚興慶當直使判典校林樸代之又與安師琦等張樂宴禁中其無忌憚類此每出入騎從之盛與辛晫無異及王被弑辛禍立右司議安從源門下舍人金濤補闕林孝先正言盧高閔由誼等上言

古人云大姦似忠大詐似信金興慶不更事無知惟以年少儉利荷先王寵眷超擢高官得任喉舌朝夕昵侍怙權陵僭蒙蔽聰明專擅威福縱肆貪婪王旨擅傳而不奏御膳先已而後進刑政自任賄賂盛行用公府之財為已物取內殿之馬為已畜奪人之妻陽令離異受人之奴陰許扶援慢罵宰相縛辱郎吏以普通佛舍作其馬坊役七站人馬輸其私米誘扇羣小恣行不法虧君德斂人怨遠近莫不痛憤畏威莫敢指斥使上恩不得下究下情不得上達馴致堅冰之勢釀成前日之禍蓋起禍者萬生也而媒禍者

興慶也昔趙高專於秦而卒成望夷之禍朱异專於梁而俄有臺城之變今在維新之朝宜先正興慶誤國陷君之罪以快一國臣民之憤迄于今日略無譴訶興慶曾不自悔所在羣聚謀自安之術驚駭視聽沸騰物議且興慶之縱惡至此者亦由王伯安沼鄭龍壽為其腹心相濟為之耳請令憲司明正其罪以誠後來禍畱中不下臺省請至再三禍乃流興慶于彥陽除名籍其家餘皆免官初吳獻聞洪倫等謀以告興慶興慶以倫等有寵於王恐王不信反為所害猶豫未發及亂作獻具告崔瑩瑩遣獻于興慶貶所

對辨興慶謂獻曰汝尚乳臭吾薦汝先王汝反欲噬我邪獻曰吾以倫等逆謀告公乃所以報公德也興慶無以對遂誅之

潘福海

潘福海巨濟人為辛禍辟幸累遷密直承旨嘗直禁中與知申事李存性戲褻尚書高士聚衣相與喧鬧禍聞而問之福海存性對曰士聚使酒臣等不能禁禍怒罷士聚後福海陞密直副使禍畋西海道福海從之至瓮津禍射豕豕突觸馬禍驚墜福海躍馬直前一箭殪之禍得免自是寵遇日隆賜姓王為子擢

門下贊成事賜功臣號超拜其父益淳爲右侍中以福海旣爲禍子同入政府不相避福海娶林堅味女後又娶典儀注簿柳芬女堅味不敢禁但獻歎而已趙胖事起禍下堅味廉輿邦獄以福海爲子故不疑使領兵與崔瑩等宿衛福海陰懷異志夜以突騎數十詐稱徵巡馳入瑩軍瑩方被甲踞胡牀指揮偏裨目不交睫福海不得害而還翼日禍欲試福海意問曰何以處堅味福海不對復問曰唯爾言是從對曰若宥臣舅臣當以死報禍應曰諾旣曰下福海獄誅之籍其家事在堅味傳

申元弼

申元弼門地單微恭讓在潛邸時常賜衣食與之學登第累遷部令罷歸久居鄉曲王卽位七日特遣使召之授弘福都監判官經筵檢討官一日王謂元弼曰余久居深宮腳膝酸疼對曰每夜宮中宜拜天禮佛以養氣王從之置仁王佛於別殿朝暮禮拜遇災異輒祈禳命給田都監賜元弼田仍趣成案給之元弼矯世子旨憲司劾之王命罷其職旣而悔之欲罪言者知申事李行密白世子諫止之王不聽左使鄭道傳又諫之怒稍解王御經筵代言成石瑢論刑制

之紊曰往者趙胖枉受酷刑然且不死命也元弼在側曰胖嘗奉釋教其得免死實由果報也禮成江水赤沸三日王有憂色元弼曰安知其不為祥也元弼每進諛言且以異端之說蠱惑王心出入房闈與宦寺恣為邪媚士林鄙之驟遷禮曹摠郎轉內府令皆帶經筵經筵官更日侍講唯元弼日侍左右以諂佞得幸士大夫多趨附者後以禹玄寶黨流遠地

木齋家孰彙纂麗史卷之四十一

木齋家孰彙纂麗史卷之四十二

姦臣

世未嘗無姦臣也惟人主明以照之而馭之得其道故不得騁其術苟人主一陷其術則鮮不至於危亡高麗自仁宗以後姦臣相繼而出竊弄權柄蠹民敗國其事皆足以為後世戒作姦臣傳

文公仁

文公仁初名公美南平縣人父翼散騎常侍公仁雅麗柔曼侍中崔思諏以女妻之中第直史館益以奢豪自處嘗奉使如遼私贈僨者白銅螺鈿器及書畫

奇玩自是遠人每於行李必援公仁徵索遂為鉅弊
轉右副承宣副王字之使宋字之亦富奢二人競以
誇侈相高仁宗初拜樞密院副使與韓安仁為李資
謙所忌流于忠州資謙敗召還歷禮吏部尚書累進
門下侍郎時西京僧妙清與白壽翰唱妖言鄭知常
等交譽公仁亦和之及妙清叛壽翰子清自西京賫
親舊招壽翰書來壽翰奏之王以示公仁公仁曰是
事難究真偽姑悶之西人斬妙清遣尹瞻請降元帥
金富軾移書兩府曰宜厚待瞻以開自新之路公仁
不聽奏下瞻獄困辱之由是西人復叛至踰年乃克

諫官彈奏公仁薦用妙清以至誤國流毒生靈左遷
守太尉判國子監事卒

朴昇中

朴昇中字子千羅州務安人曾祖暹事顯宗為南幸
扈從功臣昇中好學善屬文登第補常安府錄事轉
中書注書睿宗朝除翰林侍讀與李載朴景綽金黃
元崔璿李德羽等為詳定官定禮儀遷國子祭酒翰
林學士左諫議大夫坐譏清謙閣侍臣語侵王左遷
判將作監後復為翰林學士一日藏經行香與洪瓘
李壽綴侍臣班笑語聲徹王所為臺官所劾免尋授

翰林學士承旨仁宗卽位拜樞密院使李資謙當國
用事勢傾朝野昇中與許載崔湜朋附王嘗遣昇中
于資謙第賜詔令釋衰赴朝資謙表稱終制昇中欲
媚資謙上劄子曰臣伏蒙宣差至太師私第傳詔近
淫雨過旬不霽以行禮爲慮及其日禺中陰雲忽捲
天日清明傳宣拜詔並無失儀而觀者無不嗟異苟
非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則孰能如此乎臣始至其第
太師縞冠出迎詔與瞻望其顏頗有感慘之色初太
師丁憂卒哭祭畢陛下凡軍國重事皆咨問然後行
之爰命有司稽古制以聞有司謂尊卑異序禮亦從

宜太師爲王室尊行宜據諸侯旣葬除服之制從吉
視事而太師抗表辭免至于三四非知人卽哲大孝
慕親則又孰能如此乎願陛下以所賜詔札及太師
表章宜付史館以彰陛下親親賢賢之意大臣至誠
行孝之節與其神天幽贊聖賢之德從之因奏加資
謙中書令封朝鮮國公請依王太子禮數立府置寮
屬遂令中外進箋獻方物時又追封資謙祖考昇中
建議請以竹冊封崇焚黃日賜教坊樂又令禮司定
資謙生日號禮司不從昇中自號爲仁壽節其訣俟
無恥類此驟陞參知政事進守太尉中書侍郎平章

事資謙敗諫官論奏流于蔚珍後以昇中仕累代有
文名量移務安縣卒許歸葬于浚造浚道浚逢浚通
浚造屬內侍資謙之亂自宮溷中出蒙矢汁淋漓徑
至資謙第告宮中事狀資謙贈衣冠勞慰之有司論
以謀叛長流東鄙浚道從父死貶所

崔弘宰

崔弘宰字令如稷山縣人本將家子少尚氣喜馳騁
蔭補閣門祗候睿宗朝從尹瓘伐東女真頗有功累
歷清要出爲西北面兵馬使與元帥金仁存收復抱
州築義州城以功拜同知樞密院事仁宗初參知政

事黨附李資謙構韓安仁殺之尋拜門下侍郎平章
事善射御屢從軍及貴顯擅威福衆心懾服權勢日
熾資謙常畏人圖已頗疑弘宰有武人權因者知其
意語資謙曰弘宰與將軍鄭旌叔李神義陰謀不利
於公資謙以問拓俊京俊言弘宰爲人難測不可
保其不然資謙乃密奏流昇州縲地島及資謙敗凡
爲資謙所斥者悉召還弘宰以殺安仁爲諫官所論
駁最後召拜平章事判吏兵部事自言竄逐家產蕩
盡乃納貨賣官諫官崔惟清等上疏以爲貪邪在位
亂法蠹國遂致旱蝗之灾宜加貶黜以答天戒乃左

遷守司空右僕射未幾復拜平章事致仕卒謚襄肅

崔袞傳

崔袞傳毅宗初為御史雜端累歷直門下省尚書右丞拜右承宣轉同知樞密遷左散騎常侍尋判三司事性強狠貪墨既掌樞要勢傾中外有不附已者必中傷之子壻連結勢家無所顧忌左正言文克謙上疏極言請罷黜不聽官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守太保以病致仕遇害於鄭仲夫之亂時有兵中正者起吏胥累補外寄為人嚴酷不恤孤窮要結貴近能為禍福但以言貌備歷要途與袞傳同為省郎脂韋依

阿恩讎必報人皆側目及袞傳秉政薦為御史中丞視事一日而死

朴暄

朴暄初名文秀公州人也中第為崔怡家臣機警捷給怡寵任之不數年歷揚華要入政房與金敬宋國瞻齊名頗作威福勢傾朝野嘗直史館撰怡功業編五六卷獻于怡官累刑部尚書論崔沆事流黑山島後怡無可與議者召暄還未至而怡死沆遣人投海中暄嘗獻議建新興倉備凶荒民賴以活為之語曰微朴公吾其死矣

宋玠 王惟紹 宋邦英
宋玠礪良縣人中贊松禮之子松禮之誅惟茂也玠
爲衛士長與有功官累尚書左丞忠烈五年拜知申
事時權貴受賜牌多占畿縣田玠田居多都兵馬使
建議不論賜牌並量給職田王許之尋聽玠等命賜
田在京畿八縣者勿并充給進同知密直累轉知都
僉議哈丹入寇王避兵于江華命玠留守王京玠逃
奔江華十七年元授宣武將軍鎮邊萬戶賜金牌出
爲慶尚道都指揮使務聚斂興功役令邊卒運米與
女真互市爲東界安集使所劾免尋起爲贊成事時

選處女禁婚嫁玠犯禁流海島後復拜贊成進中贊
俄改知都僉議乞退二十六年拜右中贊賜功臣號
判密直柳庇嘗有憾於玠告行省平章闊里吉思曰
頃者長史張漢烈以皇太后崩告玠玠曰薛比思此
華言報喜之辭玠人臣何敢道如許我與金浚金延
壽共聞不敢不告闊里吉思繫玠庇浚延壽漢烈鄭
真李安雨等于行省獄令對辨又繫玠子右副承旨
璘郎將璘將軍瑞姪左副承旨邦英將軍臣旦于巡
馬所尋釋庇浚延壽真漢烈安雨等吉思專權贖貨
好惡不公自宰輔以下稍忤意不問曲直或杖或囚

賂者輒免之元遣塔察兒王奉亨等來與王鞠玠于
行省漢烈服其誣二十八年加壁上三韓三重大匡
賜爵樂浪公玠謀欲廢忠宣改嫁公主恐事不濟以
帝乳母子爲季女壻壻送錢享王宰樞俱會琛行酒
中贊洪子藩辭以醉不飲琛出不遜語子藩恚遂出
琛厲聲曰復相子藩豈帝所知乎宰相白王囚之子
藩怒數日不視事初子藩免玠代爲首相將遣使外
郡求子藩過失子藩知而沮之由是二人不相能三
十三年忠宣在元誅璘邦英王惟紹等遣金文衍囚
玠等三十六人籍其家流之以玠寄書于璘勸成姦

計也忠肅五年卒謚良毅子璿璘璿瑞璿官至右副
承旨有寵於忠烈居中用事時人目之璘知申事瑞
都僉議政丞

王惟紹父昞官至贊成事惟紹忠烈朝補郎將以弓
箭陪如元惟紹妻上將軍宋琰女也貌美宦官金呂
私之遂密納于內呂由是得幸惟紹累遷密直副使
左常侍三十一年知都僉議司事尋加贊成事初王
復位忠宣以前王在元至是王如元惟紹及高世金
文衍宋邦英宋璘韓慎李伯超吳演秦良弼等從行
明年王寓前王邸左右聲言王欲與前王俱東還惟

紹邦英慎璘使其黨宋均金忠義白王曰前王不自
安而怨殿下者有年殿下雖慈愛適足賈禍耳且殿
下獨不念丁酉年事乎時寶塔公主失愛於前王徙
居柢候司一日王欲更衣出仆地折齒數日不能食
惟紹等因勸王移寓公主所託乳媪及宦者李福壽
譖前王於皇后又譖於左丞相阿忽台平章八都馬
辛曰前王素失子道又不與公主諧故我王疾之欲
以瑞興侯璵爲後前王誠宜悔過自新以供子職昨
我王舍於其邸不謹奉侍至使折齒我王欲勿怒得
乎曠前王願爲僧省官不許今聽其祝髮令璵繼尚

公主可副我王之志阿忽台八馬辛許之惟紹等見
右丞相答刺罕以王言譖前王答刺罕曰益知禮普
化王世祖之甥寶塔公主亦宗室女也廢嫡改嫁於
理安乎惟紹爲陳前王過失如告阿忽台答刺罕曰
瑞興亦王子邪曰否曰誰出惟紹不能對退問崔有
滄有滄曰子亦宗姓宜自知之惟紹等謀既洩洪子
藩等五人詣中書言惟紹等離間王父子逆理亂常
罪莫甚焉省官召王父子面詰已執囚惟紹等四人
未幾世文尙良弼白王曰臣等負綫已久無所報效
但願奉殿下東出齊化門王曰我聞前王遣人涯頭

驛要我渡河而沈之吾雖老獨不畏死邪世等乃與從臣七十人上書中書省極論惟紹等罪且請奉王還省官奏設宴餞王累進驛騎趣行王無爲計乃飲藥發痢自夏至秋不起潛遣人詣行在請與公主俱還阿忽台以奏皇后曰翁與婦偕行可乎我且還都備儀以送亦未晚也公主聞惟紹等被囚怒甚召文衍杖之使人守門禁出入王所告狀者諸從臣皆離散又明年前王奉太子旨捕惟紹及其黨囚於邸有崔涓者匿公主所李成柱直入臥內於櫝中得之於是前王遷王于慶壽寺自是王拱手國政歸於前王

乃以從臣權漢功崔實主銓選王所任使者悉斥罷以其所親信代之除授皆出於請謁漢功等賫批判啓王行印而已遂遣文衍于本國逮捕惟紹之黨及其有宿憾者宋玠等三十六人籍其家流之其餘或杖或流者數十人先是惟紹等賂內豎金洪守仁明殿婢權舍謀進毒前王洪守以毒授舍舍與侍婢無老之謀未及進有勸前王幸無老之者旣幸而無老之以情告乃執舍搜得懷中毒藥令無老之告省官省官欲下舍等宗正府究問難其事而寢乃斬洪守舍裴贊等善蒙語性狂縱數與宰相柳庇言不遜惟

紹之被執也左右并收贄前王曰惟紹譖我正由此人之喙我必殺之使人急拷掠贄以蒙語乞哀前王謂左右曰此人善譯遂宥之斬惟紹邦英慎璘均忠義涓於文明門外籍其家父子兄弟皆沒爲奴慎子用盍等三人充驛戶承旨吳演嘗黨惟紹及惟紹誅著道士服亡匿前王獲之囚於邸欲殺之演轉佛經甚勤哀之乃流于島

宋邦英上將軍琰之子忠烈朝累官至左副承旨進密直副使初忠宣以前王在元王用洪子藩言請還前王邦英與從弟承旨宋璘素惡前王璘勸王如元

沮前王還國又請以公主改嫁瑞興侯王從之行至西京帝不許入朝乃還帝遣刑部尚書塔察兒翰林學士王約來執璘囚行省獄數之曰汝勸王朝覲擾百姓一也汝父玠曾禁錮帝之所知乃敢詐冒濫受朝命二也因謂王曰人有疾得藥必愈今我之來誠王良藥也遂與王至壽康宮入香閣謂宰相金延壽曰聞有倖臣金元桂者誰邪時元桂在王側跪見塔察兒曰入國境有告云元桂奪人妻又奪軍官虎符以其妻兄弟乃流元桂而釋璘邦英及璘嘗說王作畏兀兒字書獻帝沮前王還國用金寶以印白紙十

二幅授宋均託入朝至京師凡可以沮毀前王者作書獻帝會帝不許入朝均計不得行置紙于宦者李福壽而還後郎將李承兩賫紙東還會塔察兒歸道遇取之與承兩二幅曰持此示汝國宰相乃以餘紙上中書省具言均謀曰吳祁石天補外亦有如此行詐者乎承兩還以告宰相白王囚均于巡軍尋命釋之宰相不肯王使衛士召均至宮門乃釋未幾帝遣兵部尚書伯伯劉學士來王迎入行省伯伯傳聖旨問曰王嘗上表請還前王乎曰然曰以畏兀字書請沮之乎曰不知伯伯顧屬宰相為證令具書王言為

咨文遂問均曰汝用紙十二幅欲為何等事均曰王使均請入覲惟此一事耳又問誰書畏兀字曰護軍田惠以問惠惠不敢隱伯伯乃曰中書省欲奏請還前王表中有畏兀字書無押無印省官疑之不奏王還宮邦英璘等入說王遣承旨金子興賫畏兀字書草示使臣語之曰我倉卒承問輒以不知對今得此書箱篋中實我所知但忘之耳邦英等又恐子興傳之不悉遣其黨韓慎偕往伯伯怒問子興曰王授汝書草時誰在王側曰邦英璘慎在左右伯伯使子興書其言為契又問宰相等曰王嘗於行省與吾有言

聞乎曰然伯伯又書為契乃與王鞠邦英等于行省
王出言若將救者伯伯曰有姦如此不治後將益甚
遂出畏兀書草問璘曰書此者誰曰邦英鞠邦英不
承被縛乃服均本合德官奴屬內僚官至護軍得幸
於王嘗與石冑爭寵冑譖之還本役乃剃髮入元
投福壽福壽白王復其職惠其先入居遼陽依內僚
石天卿起家至護軍喜生事誤國伯伯將還百官與
書曰邦英等志在患失欺罔君父無臣子之義請歸
奏天子亟正其罪使前王及公主東還國人之望也
於是伯伯劉學士乃與王議令大護軍夜先旦中郎

將金章押邦英璘等送于元時帝寢疾政在中宮福
壽得幸用事與帝乳媪為之營救邦英等得免與福
壽弟上護軍李宏還時韓希愈崔崇吳演等入內議
事號曰別廳邦英璘亦與焉三十年同知密直明年
又知密直王如元邦英璘等欲從行曹頤白王曰二
人得罪上國不宜扈駕請入奏召之邦英謂頤曰王
不許從行豈有沮之者邪頤曰我實沮之邦英等至
義州固請頤白王曰二人業已遠來可異路而行王
許之至京師伏誅蔡宗璘者與璘有姻好亦見逮會
赦得免

柳清臣

柳清臣初名庇長興府高伊部曲人其先皆爲部曲
吏國制部曲吏雖有功不得過五品清臣幼開悟有
膽氣習蒙語屢奉使于元善應對由是爲忠烈寵任
補郎將教曰清臣隨趙仁規盡力立功雖其家世當
限五品且於其身許通三品陞高伊部曲爲高興縣
趙遷將軍王聞乃顏王叛欲親舉兵助討遣清臣如
元清臣還言賊平車駕還燕京罷兵命王乘傳入賀
節日王喜加大將軍轉密直承旨陞同知密直監察
大夫忠宣受禪拜光政副使累轉判密直司事忠烈

復位授贊成事忠宣復立拜僉議政丞封高興府院
君賜玉帶忠肅聞清臣吳潛譖已于忠宣頗疑之二
人請與白元恒辨忠肅問元恒元恒指鄭方吉及僧
祖倫祖倫指前執義徐誣誣指直郎鄭孫乃杖孫流
海島從忠肅如元見潘王曷窺覲王位因與曹頓等
背王附曷詭謀萬端又與吳潛上書都省請立省本
國比內地元通事舍人王觀上書丞相曰夫事忘矜
細其遺患有不可勝言者矣故智者深懼而庸人忽
焉蓋常人之情徇近利而昧遠圖是以缺斤折鉏或
起於句萌浸屋流民或成於蟻溜易曰履霜堅冰至

由辨之不早辨也又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
謀始伏聞朝廷建立征東行省欲同內地恐論者不
察以致崇虛名而受實弊何則高麗慕義歸順聖朝
百餘年矣世世相承不失臣節世祖皇帝嘉其忠懇
妻以帝女位同親王寵錫之隆莫與爲比其在本國
禮樂刑政聽從本俗不復以朝廷典章拘制故國家
常有事於東方本國未嘗不出兵以佐行役自遼水
以東瀕海萬里賴以鎮靜爲國東藩世著顯效累葉
尚主遂爲故事此蓋高麗之忠勤祖宗之遺訓也今
一朝採無稽之言以隳舊典恐與世祖皇帝聖謀神

筭似有不同其不可一也本國去京師數千里之遠
風土旣殊習俗亦異刑罰爵賞婚姻獄訟與中國不
同今以中國之法治之必有扞格枝梧不勝之患其
不可二也三韓地薄民貧皆依山阻海星散居止無
郡縣井邑之饒今立行省勢須抄籍戶口科定賦稅
島夷遠人罕見此事必驚擾逃避互相扇動脫致不
虞濶繫利害其不可三也各省官吏俸祿例於本省
差發科程今征東省大小官吏月俸及一切公用所
費每歲大較不下萬有餘錠本國旣無供上賦稅上
項俸給必仰朝廷輸送則行省之設未有一民尺土

之益坐耗國家經費之重其不可四也江南諸省既
同一體例須軍兵鎮守少留兵則不足彈壓東方諸
國多留兵則供給倍煩民不堪命又况國家自禁衛
以及畿甸屯住軍額已有定制固非常人所敢論然
不知征東鎮兵果於何處發其不可五也古者集
大事則博謀於衆防壅蔽也竊聞首獻立省之策二
人乃其國之故相以讒間得罪於其主懷毒自疑謀
覆宗國以圖自安迹其本心初非獻忠於聖朝也由
是觀之梟獍犬豕之不若當明正典刑以戒人臣之
不忠者昔唐太宗伐高麗至安市城攻之不下師還

以束帛賜其城主以勉事君夫太宗之與高麗敵國
也以天下之力攻一小城不能拔不以喪敗為恥仍
以忠義相勉書之史策以為美談况聖朝之於本國
義則君臣親則甥舅安危休戚靡不同之奈何聽叛
人賣主自售之言果得遂其姦計有累政化可勝既
乎其不可六也觀聞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未
信而諫人以為誇已也觀自惟草茅賤士其於朝廷
政事不宜妄有論列然目覩盛世為姦人所欺不勝
忠憤所激輒肆狂斐以浼清聽僭越之誅無所逃命
為朝廷惜舉措耳李齊賢亦上書都堂立省之議乃

寢初清臣與潛詣中書省誣王旨聾啞不親政事
遂訴云忠宣王奏仁宗以壽為王嵩為世子已有定
命至英宗時壽與伯顏禿古思謀令金怡說忠宣王
奪嵩世子印又奪忠宣所賜嵩田宅及陪臣清臣潛
等百四十人田宅於是帝遣平章買驢舍人亦忒迷
失不花來頓及興禮君朴仲仁趙雲卿上護軍高子
英等從之皆濬王黨也買驢見王禮容嚴肅條辨甚
悉曰帝所以遣臣來者察王疾也以今所見向者之
訴皆誣也頓等惶懼無言及王復位清臣潛等懼不
敢還清臣留元九年而卒奸譎有機變恃勢弄權為

國害時有猫部曲人仕朝則國公之讖俗稱猫曰高
伊子攸基官至判密直事攸基子濯自有傳

權漢功

權漢功安東人父頊官至僉議評理漢功忠烈朝登
第直史館王與忠宣俱在元王惟紹等離間王父子
政歸忠宣漢功以從臣在忠宣邸與崔誠之主選法
及王薨忠宣還國賜鞋帶常出入禁闥召見無時拜
密直副使驟陞僉議評理時王久留于元從臣皆思
歸漢功誠之同掌銓注利其賂遺無意東還李思溫
金溪言於徽政院繫漢功等獄王怒白太后釋漢功

等流思溫浚王喜遣漢功來宴其父頊誠之父毗一
及諸宰相忠肅初轉三司使教曰誠之漢功朴景亮
等侍從父王夷險一節金浚李思溫輩積歲蓄謀圖
國危主而三人共竭心力夾輔終始有司舉行賞典
又元贈三王時漢功與正尹洪淪掌文字論其功賜
錄券轉贊成事忠宣奉御香南遊江浙至寶陀山漢
功與李齊賢從之初忠宣在元凡國事遙傳旨以行
漢功與誠之李光逢等扈從京邸招權納賄親戚故
舊濫授朱紫忠肅頗懷不平及帝流忠宣于吐蕃王
下漢功光逢及金廷美蔡洪哲裴廷芝于巡軍命贊

成吳潛代言金千寶鞫漢功于理問所漢功自厠竇
逃捕而囚之籍漢功洪哲家釋廷美命三司使金恂
密直使白元恒密直副使尹碩全英甫大護軍李仁
吉與監察讞部官杖漢功洪哲光逢廷芝流遠島臨
海君李瑱餞于郊漢功曰天下雖廣大一身藏處難
瑱曰厠竇好漢功大慚漢功洪哲光逢等不入海島
皆聚洪州界擾害民間未幾洪哲子河中偕元使金
家奴來自元以帝命赦漢功洪哲而名之後漢功洪
哲光逢等怨王乃邀驪興君閔漬永陽君李瑚等欲
請立瀋王高會百官慈雲寺上書中書省曰小邦厚

蒙聖擇民安其業姦臣在王左右流毒内外百姓無
辜不堪其苦素聞潘王曷稟性慈善望之如渴是亦
忠烈王之嫡孫也頃者白元恒朴孝修等隨王入都
留滯令國人上書乞王速歸陪臣會議數月未就代
言慶斯萬護軍金仁沈等以王命督之不獲已署名
斯萬潛授金之鏡等呈于上省冒弄都堂伏乞詳照
漢功等復會慈雲寺招百官督署呈省書署未半天
忽大雨雹監察執義尹宣佐曰吾不知吾君之非臣
而訴君狗彘不為唾之而去於是臺諫史翰及贊成
事閔宗儒彥陽君金倫等皆不署漢功河中等承潘

王旨繫斯萬仁沈之鏡于巡軍漢功等又招百官署
名忽震雷以雹大如李梅四角如簇繇漢功等使民
部議郎趙湜齎書如元呈中書省不受呈翰林院亦
不受漢功素為忠宣所重忠宣在吐蕃寄漢功詩云
瘴烟蕃地舊聞名未識離都幾萬程夢裏備嘗艱險
了思君况乃不勝情忠惠聞漢功二室康氏有姿色
使護軍朴伊刺赤納之宮中伊刺赤先奸事覺王怒
皆撲殺之及忠惠被執如元宰相國會旻天寺議
上書請赦王罪漢功曰昔殷太甲不明于德伊尹放
諸桐三年然後悛心改行復于君位又有一國介於

要衝之地殺其朝覲諸侯及天子之使於是天子遣人誅之又有一國之臣使於他國及其還天子之使斬其君首而去其臣詣屍所陳祭而哭亦令斬之今王無道天子誅之何得以救乎語在金倫傳漢功官至都僉議政丞醴泉府院君嘗受元命爲太子左贊善忠定元年卒謚文坦子仲達

蔡河中

蔡河中蒙古名哈刺帖木兒順天君洪哲之孽子忠肅時拜護軍與曹頤論事瀋王高窺覷國釁謀奪王位譖構萬端及王如元見畱收國印河中偕元使金

家奴來言帝以高爲國王百官詣高毋安妃賀頤之護軍李連來言國王萬福宰樞名河中連面質始知河中之安河中嘗恨辨達都監取其父及權漢功田民斷與於人至是召都監官謂曰從汝惡王命決邪尋復如元從瀋王後帝復賜王印章還國河中頤等又令畱都無賴子弟二千餘人連名呈省復訴王不已累遷密直使轉贊成事臺官申君平不署告身久之進拜政丞曹頤之亂侍從忠惠策功一等賜鐵券及忠惠被執如元宰樞議停諸惡少祿張松等詣河中第鼠伏哀乞河中諾知密直韓松大言曰陷君者

皆此輩政丞何諾也忠穆初與司空姜好禮政堂文學鄭乙輔同知密直金上琦薛玄固密直提學張沆參議國政改右政丞恭愍三年復爲右政丞尋領都僉議封平康府院君河中在元謀復爲相會元南征紅巾賊苟求勇士河中請還國出兵助征乃薦政丞柳濯廉悌臣等有勇略遂與李壽山來傳丞相脫脫言云兩國相好已久今漢賊大起吾受命南征王宜遣勇銳以助之壽山宣帝旨於王曰河中諳練可使河中亦傳旨曰壽山穎悟可使王其用之旣而復爲政丞尋改侍中監察司不署告身累月乃署河中議

罷糾正監諸倉庫王默然復領都僉議五年流于順天明年僧達禪自河中所訪全贊曰蔡相欲與公謀大事語洩繫達禪及贊于巡軍按問逮捕河中與其婿上將軍洪尚載及判事盧成按廉全佑祥判三司事康允成判官康允暉清州牧使鄭珣命李仁復等鞫之拷掠累旬河中誣服自縊斬于市仁復歎曰知人無辜不能申理而獄成吾其無後乎全贊在獄死斬首梟于街杖配珣祐祥尚載辛貴趙暉趙萬通洪開道于諸道烽卒達禪自死薛玄固鄭光祖皆河中姊妹之婿珣光祖子也

辛裔 田淑蒙

辛裔靈山人登第忠惠朝累遷左正言驟陞知申事轉會議評理元使朵赤乃住之執王也裔與其妹婿高龍普謀伏兵禦外以助之時人以爲龍普小人不足論裔儒者何至此邪裔嘗受元命主榆岵都監時姜居正尹衡爲有備倉官以王命收寺院田榆岵田亦見收牒有備倉令還田居正曰寺田曾以王命屬本倉不可擅還裔執居正等以不從聖旨取辭衡乃承居正竟不屈裔益怒繫居正行省獄忠穆初裔與盧英瑞穿紫靴戴椶帽踞胡牀于宮門內見上洛君

金永晄來不爲禮永晄呼使前曰僕聞上襲位東還復正三韓蹈舞來賀公等猶襲惡少冠服此豈移風易俗之道乎裔等慚退尋封鷺城府院君時雖去北殿羣小裔及田淑蒙等相繼用事不數月間親姻故舊布列卿相代言鄭思度依阿進用久在政房中外輻湊時人目之曰辛王初陝州吏李績避本役托裔求官裔奪人官授之失官者訴監察司囚績裔淡銜之罵辱監察大夫李公遂令一中郎將執掌令宋球以來不得裔怒使其弟貴毆中郎將蓋倚龍普勢也裔毋奪人奴婢其主乞哀反毆之主訴整理都監遣

吏捕其家人又毆之都監捕裔弟大護軍珣杖之恭
愍四年卒淑蒙嘗侍學忠穆稱師傅累遷祭酒王嘗
押祝板問淑蒙曰何不用紙淑蒙曰用板崇儉德也
王然之押數板裔止之曰恐勞聖體王從之自是除
太祖真殿外餘皆代押時王習千字文安震曰要詳
音義淑蒙曰殿下但習音不尋其義殿下雖不識字
於臣何傷然恐不可王曰師傅比來不講其義故不
習耳淑蒙曰殿下不習而反咎臣非臣不講也為代
言忤德寧公主貶流東萊中郎將金煥慶允和提控
張安世等以為淑蒙雖有罪然侍講日久不宜流與
人奪其馬以歸

李春富 金元命

李春富陽城縣人祖槌陽城君父邦海僉議評理美
容儀心如其貌有寵於英宗皇帝除直省舍人春富
歷三司左尹密直代言恭愍朝累拜判樞密院事紅
賊陷京城以春富為全羅道都巡問兼兵馬使轉都
僉議評理賊平以簽兵有勞錄功為一等以事罷附
辛旽為贊成事王觀擊毬宮門外旽騎過都評議司

帳幕春富與密直金蘭就立馬前拱手而語若奴隸然春富無才望以柔順諂事昽又務迎合王心遂拜侍中賜忠勤節義同德贊化功臣號常與蘭為昽腹心每朝二人必先謁昽私第然後赴衙一日王欲除拜時池龍壽等擊東寧府師未還春富曰今將士暴露于外破敵成功不行論賞而在廷之臣先受官爵武臣必缺望王從之軍中聞之大悅昽與其黨奇顯等謀逆事覺流于水原春富蘭洪永通金瑱詣宮門言臣等與昽同事久今昽流而臣等獨免如國論何王曰且歸視事初高仁器洩昽逆謀春富與蘭先白

王以故寬其罪憲司奏曰春富金蘭與昽同是宰輔名位相等趨走庭下曲意承奉養成無君之心其罪大矣昽惡未著人不及知春富獨先知之情固可疑既知其謀非惟不禁互相比周姦狀已著且奇顯等謀舉大事必有同情春富不究治趣令殺之同時事昽者並受重刑春富當惶懼自退俟罪不暇乃畏人發姦不離官省蒙蔽天聰兇詐益甚豈可以曖昧微功枉稽天誅請置於法王不聽止罷其職憲司又奏曰春富既知昽逆謀宜卽上聞反與賊昽商確數日不得已乃聞非但無功罪逆實重及昽敗露上自親

問不惟庇眈其黨亦皆掩護爲眈謀主情迹暴著宜
正典刑垂戒後世命誅之下教暴其罪春富弟元富
爲鷹揚軍上將軍光富爲承宣兄弟三人皆據權要
宗族多居顯列春富誅元富光富亦以眈黨流于外
春富子沃贊裔澣澣並沒爲奴分隸州郡沃隸江陵
倭寇東界我軍望風奔潰沃素以勇聞按廉授兵使
擊賊沃力戰却之江陵一境賴以免事聞賜鞍馬免
其役後辛禍給春富告身

金元命中贊之淑之孫恭愍朝爲監察執義上臺糾
正庭迎從後譏之元命怒還家監察司劾糾正許少
游罷之元命移病王命視事元命上臺糾正聯署條
錄過失又不庭迎王收少游朴德方都弘慶等鞠之
杖流有差遷上將軍錄誅奇轍及辛丑扈從功爲二
等收復京城功爲一等拜密直副使素與贊成李龜
壽爲刎頸交龜壽過元命家置酒見妾與妻同席曰
君今爲相家且不齊何以正國叱下其妾不飲而出
再遷密直使賜輪誠奮義功臣號初辛眈爲僧依元
命見王及眈得幸以元命爲三司左使鷹揚軍上護
軍掌八衛四十二都府兵元命率徒兵修旻天寺董
池鑿渠堰石徑市北街引流達于巡軍北橋自言將

以壓朝廷也術家曰徑市鑿溝武盛文衰元命黨於
眈恐臺諫文臣發其姦用術家語以壓之後與吳仁
澤等謀除眈眈知之訴于王繫巡軍鞠之杖流盈德
沒爲奴籍其家久之眈遣其黨孫演杖殺之

金鉉

金鉉義城縣人初事忠惠免居羅州以豪右奪占田
民資產饒富恭愍時倭寇羅州鉉率木浦人擊走之
以功復職輸貨權門屢爲金羅道捕倭使頗有戰功
紅賊陷京鉉從諸將收復錄功爲一等出爲金羅道
都巡禦使時全羅饑重以兵革民不聊生鉉割割無

所不至減軍糧用其半稅諸州漕船皆輸于家一方
嗷嗷大護軍宋芬死其妻服未闋鉉以事鉤致淫焉
因以爲妾領漕船至內浦與倭遇戰敗士卒死者過
半譬幸受鉉賂反譽之王遣中使賜宮醢迎勞國人
憤恨後以辛眈黨流復起爲同知密直出鎮全羅憲
司劾不能沮鉉又附幸臣金興慶寵宦金師幸移慶
尚道都巡問使鎮合浦貪殘如全羅時按廉柳均劾
鉉不法鉉亦摺撫均過報于朝倭寇合浦燒軍營士
卒死者五千餘人王遣趙琳誅之支解以徇諸道其
子承湏奔喪王曰汝父之罪非大逆也喪畢就職

池齋

池齋忠州人其母巫女從軍有功恭愍朝累遷判崇
敬府事辛旽誅齋盡取其服玩而有之辛禡時拜門
下贊成事判版圖司事有姜乙成者納金版圖未受
價以罪誅齋取其妻為妾宰臣辛順誅齋以其子益
謙妻順女出順所沒第宅貨產與之齋與李仁任林
堅味專權貪黷憚金續命清直謀傾之齋通禍乳媪
張氏其妻亦與張善出入禁中續命譏之曰宰相之
妻無故出入宮禁可乎齋聞銜之及般若事起齋嗾
諫官劾續命流之持平宋齊岱欲劾齋執義金承得

密以告齋齋乃出齊岱知泰安郡事齋用事于內承
得及知申事金允承為羽翼齋之殺林樸仁任慶復
興皆不與聞遂惡焉先是倭寇全州都堂議擇元帥
而難其人擬遣益謙齋內不平仁任齋崔瑩等會復
興第議久不決齋厲聲曰判三司公可往瑩怒曰吾
既分管楊廣道豈可之他乎齋前語仁任曰侍中謀
事此而未決侍中可往齋又託攻遼以撓其議曰倭
賊但擾邊不足憂脫大軍根據定遼衛後必難圖莫
若移師攻遼侍中之計雖善非今日謀國之長策仁
任勃然曰三宰敢爾君既善謀國吾當讓避吾以為

全州國之襟喉爲是拳拳耳遂徑出復與追挽其袖
泣止之齋頓首謝及仁任移病在家齋過門不謁人
始知二人有隙有人帖書于仁任之門曰池齋門客
金允升等嗾舍人鄭穆欲劾去仁任以齋爲侍中事
迫矣其速圖之其末云吾職判事吾姓李吾名十一
畫仁任祕之以示齋曰得無間吾二人歟齋曰此內
府令金賞書賞仁任族姪也時承得允升判典校寺
事李悅左常侍華之元黨附齋以希遷擢自謂池門
四傑仁任欲翦齋黨未得間會之元承得聚悅家言
曰厚待元使不用洪武年號而行宣光七年無乃速

乎仁任廉得之遂下悅之元承得巡衛府對曰天下
方亂朱氏與大元戰爭未息先王決策臣事朱
氏今不遵先志遽用宣光紀年不已速乎但議之耳
非作文書而發是言也於是杖流悅之元不及允升
者蓋仁任欲慰安齋危疑之心且冀其發之不暴也
齋大懼誓謂仁任曰予若謀公天必誅之使益謙請
救於瑩不得曰崔公亦黨於仁任矣乃嚴兵自衛掌
令姜隱見齋權稍弛附仁任劾允升等結爲朋黨沈
酒酒色是夜允升往見齋曰公之羽翼旣除今又劾
我禍將及公宜早圖之齋遂與允升謀曰明日我將

請王命子視事又令復興仁任入政房子便告王曰
是政轉動也侍中不欲詣願上親下批目卽矯制召
我我入罷復興仁任白王云復興仁任乃逆臣洪倫
之族見上誅夷其族欲圖大事請亟發兵收捕既定
約使益謙言於族黨睦仁吉日仁任謀害吾父則族
父繼之請潛遣睦忠波演等勇士期以詰朝會宮門
仁吉佯應曰諾因問曰所謀止仁任乎益謙歷數復
興瑩李希泌李琳都吉敷等仁吉卽馳告仁任令避
宿以觀變益謙陰引交州道兵二十餘人密伺仁任
動靜明日齋至都堂謂復興仁任曰允升今爲同知

貢舉而被臺劾若代以他人取士遲緩必涉農月可
令視事復興欲乘齋出與瑩謀去之乃陽言曰公可
自詣闕白王齋遂至闕矯旨召臺諫趣令允升視事
會持平李吉祚等上疏曰齋廣植黨與擅行威福謀
殺冢宰允升爲齋腹心必知其謀請下獄鞠之疏將
上齋以約允升之語白禍不許齋色變又使人請仁
任入政房仁任復興瑩等知其謀與希泌邊安烈吉
敷朴林宗曹敏修楊伯淵堅味仁吉等直至禍前命
召齋入齋使其黨賓天翊等二十餘人衷甲帶劍聚
闕下伺仁任等出將擊之復興仁任等使仁吉白禍

日昨齋使益謙請甲士於臣其情叵測齋厲聲曰有
之復興仁任琳乃洪倫妻族希泌倫之妻父同謀害
臣逆黨將殺臣故請甲士以備之耳視瑩佩刀張目
膝行而前欲奪之瑩執刀鞘以身蔽禍謂齋曰臣而
無禮於君邦有常刑且爾止欲殺兩侍中邪齋曰奚
止侍中而已歷數在座諸相抗語不已禍趣齋出齋
曰上何故先退臣禍曰諸卿可以次出齋振袂突出
及門將上馬中郎將桓天祐擊齋僕奪其馬堅味執
齋以待巡衛官齋顧左右索劍不得遂下齋允升于
巡軍獄益謙逃齋謂堅味曰與君有相從之雅幸亟

殺之我死君亦繼之及鞫齋齋曰悔聽允升計以至
於此下益謙母妻及其黨天翊高如意判書崔奕成
黃淑真金履金密洪子安李匡金宗李陽真安思祖
等于獄翼日益謙聞母被繫自就獄瑩鞫皆服遂誅
之并斬天翊奕成如意等二十餘人又遣體覆使崔
仁哲鞫承得之元悅于清州之元首服悅曰前日匿
名書實吾所為吾名乃十一畫也請原之仁哲報于
都堂仁任謂復興瑩曰既誅其魁可釋此輩復興曰
齋愚人也從此輩從矣耳瑩亦曰前日杖流以其議
朝政也今日之誅以其害大臣也皆罪之重者豈宜

釋之仁任曰何以處悅若無悅書吾儕其得有今日乎瑩曰宜并誅之仁哲遂斬承得之元悅傳首于京齋遇知玄陵位至宰輔通禍乳媪或賂官妾夤緣有寵恣其跋扈多植門客附已者用之異已者斥之允升贈齋奴婢遂爲齋親信與承得之元悅更相汲引齋倚爲腹心分置臺諫大張威福畜姬妾幾三十人唯取富者不以色立門戶者十有二人貪淫譎詐賣官鬻獄得人臧獲不可勝記又遙授官爵代受祿俸朝野側目及誅人皆快之益謙目不知書嘗憑父勢以上護軍爲侍學爲世所嗤

李仁任

李仁任星山君兆年之孫蔭補官累遷典法摠郎恭愍七年拜左副承宣八年紅賊陷義州王命仁任爲西京存撫使以備之賊平策功爲二等十一年與諸將收復京都策爲一等明年元將納德興君仁任爲西北面都巡問使兼平壤尹調兵食德興君屯遼東候騎到鴨綠江中外震懼國家慮邊將或生變凡用兵方略皆從中遙授是以將帥自危莫敢專制頗失機會而士卒夏月赴征徂冬未代糧餉又絕凍餒顛仆唯將吏官屬人馬稍強然輕兵渡江襲遼瀋掠居

民以邀官賞故未一交鋒先自罷敝王命都元帥慶復興畱守西北今安遇慶諸將渡江擊之仁任謂鎮撫河乙泚曰我軍飢寒日夜思歸豈無異心但畏法不敢耳都巡察使李龜壽行至鳳州軍卒謀叛此一驗也渡江之舉可為寒心元帥性多疑必不能斷我欲假他事請元帥遣子稟事於王子其圖之即以龜壽軍叛書授乙泚以遣曰子往上必引見第獻此書慎勿他語上悟必命旋師乙泚倍道馳詣京見王王覽書果大驚不暇具文牒口諭復興勿渡江乙泚還仁任曰師將渡江元帥若以無文牒為辭猶豫不決

奈何我姑先見極陳利害然後子可入乃見復興從容語曰公曾牧尚州上官時民心何如解官時復興曰解官時民心不如初仁任曰今日之事殆類此主上舊君德興新主愚民但知安飽之為樂豈知邪正之所在况我師暴露已久皆思歸一朝渡江其變難測莫若斂軍還營固守鴨綠遏賊渡江上策也復興悚然曰業已如此奈何且乙泚何時還乎國家必有處分頃之乙泚入傳王命復興悅立名諸將還十四年拜三司右使轉都僉議贊成事賜功臣號進左侍中二十三年罷復侍中封廣平府院君王見弒太后

及復興欲立宗親復興宣太后旨於仁任仁任貪立
幼主謀竊國柄欲立辛禡議未決李壽山曰今日之
計當在宗室密直王安德求寧君瑜等希仁任意大
言曰王以大君爲後捨此何求仁任率百官遂立禡
或謂仁任曰自古國君見弑爲宰相者先受其罪
帝若聞先王之故與師問罪公必不免莫若與元和
親仁任然之及 帝使蔡斌等還仁任遣贊成事安
師琦陽言餞行密諭金義中路殺斌等以滅口義遂
殺斌奔北元由是人心疑懼未敢通使 朝廷辛禡
元年典校令朴尚衷司藝鄭道傳等謂宰相曰宜速

遣使告喪仁任曰人皆畏憚誰可行者尚衷等謂判
宗簿事崔源曰王被弑而不告喪 帝必疑之如或
問罪一國皆受其禍宰相莫以爲意卿能爲社稷行
乎源曰苟利社稷何惜一死尚衷等以告仁任不得
已從之時有邊報北元將以兵納瀋王高孫脫脫不
花仁任率百官詣孝思館盟于太祖真曰本國無賴
之徒挾瀋王之孫來寓北鄙窺覲王位凡我同盟戮
力固拒翊戴嗣王上報先王之德下保父母妻子有
渝此盟不惟國家明正其罪天地宗社山川之神必
降陰誅義從者來仁任師琦待之厚尚衷上疏言宰

相不問金義殺使之罪而待從者厚是師琦嗾義殺使其跡已具乞明正其罪會判事朴思敬自北元還白太后曰納哈出謂臣言爾國宰相遣金義請云王薨無嗣願奉瀋王為主故帝封為爾主若前王有子朝廷必不遣瀋王也太后召仁任曰予聞宰相遣金義如元久矣卿等獨不知乎遂下尚衷疏于都堂禍下師琦巡衛府師琦入人家追者尋師琦知不免拔佩刀自刎仍斬之梟首于市仁任以為遣義如元者乃贊成康舜龍知密直趙希古同知密直成大庸所為並流遠地蓋以舜龍等嘗仕元朝故也仁任與

宗親耆老文武百官連名為書呈北元中書省曰本國自世祖皇帝龍興之時我忠敬王首先朝覲欽蒙聖恩得比聖朝諸王駙馬世襲之例授以王爵釐降公主忠烈王為駙馬生忠宣王忠宣王生忠肅王皆襲王位自英宗皇帝時有江陽君滋子完澤禿瀋王曷與本國支派相別妄爭王位蒙朝廷區別不能爭奪先王伯顏帖木兒是忠肅王親子襲位二十四年遺旨今親男元子禍襲位謹遣判密直金濟申達計音前赴朝廷今來乃知瀋王孫脫脫不花實非釐降公主流派安生異心欲要爭襲甚違世祖皇帝定制

乞賜禁約既而北元遣使來曰伯顏帖木兒王背我
歸 明故赦爾國弒王之罪仁任與池翁欲迎之三
司左尹金九容典理摠郎李崇仁典儀副令鄭道傳
三司判官權近上書都堂以爲不可迎仁任復興却
其書不受令道傳迎元使道傳詣復興第備陳利害
辭頗不遜仁任復興怒不視事乃流道傳禍及太后
再慰諭之仁任復興乃出右獻納李詹左正言金伯
英上疏曰守侍中李仁任陰與金義謀殺天使幸而
獲免此國人所以切齒痛心者也吳季南擅殺定遼
衛之人張子溫不以金義之殺使告定遼衛罪當推

鞠仁任置而不問罪一也近贊成事池翁出鎮西北
得金義書不以上達密附仁任及殿下累索然後乃
聞託以不惑民聽罪二也胡書之來池翁寫其書削
其言之要者以獻殿下付其書仁任仁任不卽上聞
罪三也與百官同盟以示專事殿下之意與胡通欲
樹功審王以免他日之禍反復姦詐罪四也仁任翁
唇齒煽變將然之禍不可測請誅仁任與翁又正季
南子溫之罪又遣使聞于天子書上貶詹知春州事
伯英知榮州事於是鷹揚軍上護軍烏仁烈親從護
軍韓理阿仁任意上書以爲諫官論宰相非細故也

諫官是則宰相有罪宰相無罪則諫官非矣不可不
辨遂下詹伯英獄使瑩齋等鞫之辭連尚衷田祿生
瑩杖鞫祿生尚衷甚慘仁任曰不須殺此輩乃流之
皆道死杖詹伯英及方旬閔中行朴尚真流之又以
九容崇仁鄭夢周林孝先廉廷秀廉興邦朴彤鄭思
道李成林尹虎崔乙義趙文信等謀害已並流之時
仁任齋堅味提調政房顯權植黨舉國趨附銓注之
際視人賄賂多少伺候勤怠以爲陞黜官或不足則
添設無限或累旬不下批以待貨賄之來一日除官
宰樞至五十九臺諫將帥守令皆其親舊至於市井

工匠無不夤緣除拜時人謂之烟戶政其論賞鴻山
戰功不從軍得官者甚衆三年以京城濱海畏倭寇
欲遷都內地議可否崔瑩以爲不可遷陳徵師固守
之策仁任曰今赤地千里農夫望雲霓而又徵師使
失農業非爲國之謀也後仁任坐都堂議遷都曰今
倭謀寇京都忠州去海遠四方道路適均宜預遷太
祖真于忠州以松都爲防戍之地禍錄仁任復興功
教曰卿以功臣之後在先王時赤心素節歷仕中外
丙申己亥辛丑壬寅癸卯年間社稷傾危之際奮不
顧身克著功績迨先王奄棄之初悉捕兇徒以正典

刑俾予幼冲不墜祖宗之緒再安社稷以迄于今帶
礪難忘若不旌異何以勵後今賜田各二百結奴婢
各十五口雖有過愆犯不至十悉皆原宥卿等其益
懋乃心匡救不逮與國成休南原府使盧成達日與
娼妓縱飲不恤民事及倭寇南原成達火其倉偷積
米憲司請治其罪成達逃仁任曲法庇之有裴中倫
者遺仁任妾奴婢拜典客寺丞與判事金允堅爭奴
婢允堅亦以奴婢遺仁任二人皆附仁任訟都官允
堅得之仁任右中倫名罵都官吏還取其案允堅更
訟之知典法李釋之曰汝可訟於侍中時凡爭訟者

必先以田民金帛遺仁任然後得理臺諫彈劾法司
斷決亦皆陰稟七年因倭寇漕路不通宰相之俸不
過數斛仁任不受曰以予之祿頒諸尉正仁任縱肆
貪饕瘠公肥私致祿俸不給顧行小惠以釣虛名類
如此既而辭職不允八年判書雲觀事張補之副正
吳思忠等上書言道詵密記有三京巡御之說今變
怪屢現野獸入城羣鳥飛集宮中井沸魚鬪請移都
避灾禍下其書于都堂仁任執不可曰今劾敵在境
覘我虛實不可徙濠地示弱况又年饑倉廩罄竭而
使行者贏糧居者失所其可乎且乘輿所至供億甚

繁遷都之舉徒取民怨非久安之計也事遂寢慶尚
道都巡問使南秩不能禦倭憲司劾之仁任與秩善
止令安置宜寧禍荒淫遊戲無度一日至仁任第適
不在乃還仁任聞之獻良馬自後禍常至其第禍初
稍志于學仁任齋堅味不喜儒競以鷹犬導之仁任
辭職不允授領門下府事尋領三司事禍遷都漢陽
仁任及禍舅李琳堅味廉興邦都吉敷李存性崔濂
等扈從各遣僚從所在成羣奪民田廬無有紀極吉
敷以仁任姻親拜代言諸司章疏不能口讀驟陞五
宰黨於仁任堅味興邦久執政柄受人賄賂用捨顛

倒十年仁任獻其婢鳳加伊於禍禍寵之屢宿其第
仁任避居別墅禍稱仁任為父妻朴氏為母仁任待
禍如畜壻國無旬日之儲而田園奴婢遍中外將相
皆出其門爭効之奪人田民不恤國事時人目之曰
提調奴婢禍嘗惡堅味貪饕屢諷其子楸堅味託疾
乞退仁任亦乞退以觀禍志禍不允仍領重房司憲
開城府事十二年代堅味為侍中明年以老病辭十
四年誅林廉安置仁任于京山府竄其弟前評理仁
敏于雞林配烽卒杖流孽子大護軍瓚孽女壻知申
事權執經姪右代言稷姻族河崙李崇仁朴可興誅

從孫三司右使存性存性初效仁任所為後頗悔其
尹西京治為第一民追慕之初仁任逢迎恭愍贊成
影殿之役及王薨無嗣援立辛禍一國威福在其掌
握欲多樹親黨務以柔佞悅人門客滿庭各自以為
待已尤厚誣陷忠良殺戮無辜時人比之李猫林廉
之誅仁任將有所言詣瑩策瑩辭不見然瑩德仁任
右已白禍曰仁任決謀事大鎮定國家功可掩過遂
并其子弟皆宥之國人嘆曰正直崔公私活老賊辛
昌立左侍中曹敏修白昌召仁任時仁任已死矣國
人初聞被召恐其復亂國政尋聞其死皆喜躍曰人

不能誅天乃殛之昌賜教曰終始哀榮君無憾矣在
右輔弼予何望焉人皆笑之敏修請禮葬遣使吊諫
贈謚典儀官難之皆謝病不出副令孔俯慨然曰吾
而不謚廣平誰敢為之獨至典儀議謚曰荒繆崇仁
河崙姜淮伯等折辱之俯以詼諧對其後臺諫疏論
仁任罪亦自俯發之右司議大夫尹紹宗與同列上
疏曰竊見李仁任以柔媚之資挾其詐慝實緣父兄
事我玄陵竊位宰相影殿之役中外嗷嗷侍中柳濯
請候農隙忤首見罷而仁任遂代其位當國秉政迎
合面諛竭民射力毒痛三韓卒致甲寅之禍是仁任

實知民怨而反逢長之也上王幼冲嗣位仁任專制
國柄乃謀一身百年之富貴不顧三韓萬世之社稷
殺忠勳而竄大臣罷書筵而進頑童蔽上聰明導上
聲色娛上游畋使上王不暇親政宦官宮妾饗夫內
豎爵祿以悅之饋遺以結之使爲耳目日夜稱譽於
上甘言小惠愚弄國人皆得懼心以林堅味廉興邦
爲腹心雄唱雌和貨官市獄門如沸湯苞苴附託者
爲賢才節行廉恥者爲不肖鍾鼎出於一笑刀鋸起
於一嘖兩府百司藩鎮守令咸出其門言官要職列
其私親溪壑之欲不知紀極田園遍於諸道金帛充

於列屋富家之翁喙以封君姻婭乳臭工商賤隸坐
耗天祿宿衛之臣百戰之士未食斗粟於是一國之
人以奔競爲德行賄賂爲功狀羣僚曠職知有私門
不知有王室矣四境多虞軍旅方殷而仁任不以爲
念敗軍之將納賄則不問破賊之帥非賂則不賞境
內丁壯咸託兇黨免於戎行戍兵羸弱倭奴橫行前
無結草濱海沃野五六千里暴骨荒墟而內地州郡
蕩爲戰場八道蕭然者由仁任之壞軍政也長養林
廉羣兇之黨奪人土田奪人奴婢賊害無告殘虐生
靈惡聲達于上國而仁任自疑不敢入朝其金銀馬

布之貢輕薄譎詐之責鐵嶺立衛之議實仁任召之也盧氏宮妾也崔氏院婢也掖旨封妃以配正宮倚其內助以固其權猶慮其計之未周也乃納家婢戴爲小君俯伏稱臣滅我列聖五百年正家之法敗我東方數千載秉禮之俗汙穢王室羞辱祖宗播醜天下天子以爲三韓無人跡其姦隱開國以來未有倫比林廉之惡皆仁任所醞釀也羣兇旣族而仁任乃保其首領以死但削其爵而其家得全是勸來世之姦賊也天子豈不以臣等爲黨惡而不能聞於殿下以正其罪邪其爲中興更化之累莫大焉願殿下奮

乾剛之明斷數仁任之罪斬棺瀦宅以解天地祖宗之怒以快臣鄰億兆之憤其家舍奴婢財物一皆籍沒其子孫遠竄禁錮使國人曉然知奸賊誤國之罪雖其身已死不得追於天誅則爲惡者懼爲善者勸人心正而國祚長矣林廉之族誅誠社稷之福也今殿下憫其罪及無罪還其家產豈不有戾於聖王懲惡勸善之政乎願命憲司堅味以下諸姦並不還一錢外其支黨奴婢家財明覈其罪之輕重雖在還給之限止給其祖先相傳文券明白者其他橫得者一切不許還給以充雜貢疏上命禁錮子孫明年紹宗

又與同舍許應閔開等疏論不已及恭讓卽位諫官
吳思忠等又上疏請斬棺瀦宅籍沒家產於是命瀦
其宅

林堅味

林堅味平澤人父彥修以堅味故暴貴封平城府院
君堅味恭愍朝屬弓達赤以勞補中郎將王避紅賊
南幸堅味從之至慶安驛堅味言於宰樞曰賊已入
京都臨津以北非我有也請徵諸道兵討之宰樞不
應堅味涕泣白玉王曰其如倉卒何賊平策扈從功
爲一等累遷密直副使辛禡時知門下省事轉評理

禡始選置內宰樞掌出納於是堅味及洪永通曹敏
修爲之常在禁中事無大小皆先關白然後行進守
門下侍中與都吉敷禹玄寶李存性提調政房故事
侍中掌銓選堅味顛權自恣受賂拜官求通敏修雖
爲侍中不得與焉禡惡堅味貪饕屢諷極堅味託疾
乞退許之封平原府院君遣知申事廉廷秀賜宮醞
慰之尋復爲侍中與李成林等提調實錄編修遼東
都司遣百戶程與來問北青州金得卿擊殺官軍之
故禡待極厚堅味成林皆設宴私第慰之贈細布執
得卿歸于京師將行都堂諭之曰青州之事汝任其

咎勿以累國得卿曰我但奉行都堂牒耳上國有問
豈敢終諱堅味憂懼無以爲計密直提學河崙密謂
曰事貴從權當今倭寇充斥豈無遇賊而死者乎堅
味大喜得卿行至鐵州中夜盜殺之以遇倭聞于
帝彥修卒廉興邦李仁敏等謚曰忠貞起復堅味爲
門下侍中堅味詣闕謝禍曰今以國事委卿懋哉又
賜鞍馬衣服禍調馬花園謂左右曰將水精木公文
來予制此馬因謂檄曰爾父好用水精木公文時堅
味仁任興邦縱其惡奴有良田者率以水精木杖而
奪之其主雖有公家文券莫敢與辨人謂之水精木

公文禍聞而惡之故每言及之尋領三司事興邦家
奴李光奪前密直趙胖白州之田胖乞哀於興邦歸
其田光復奪其田胖詣光請光傲胖詬辱之胖不勝
憤以數十騎圍而斬之火其家欲白興邦馳入京興
邦聞斬光大怒誣胖謀叛令巡軍執胖毋妻遣四百
餘騎至白州捕胖騎至碧瀾渡州人云胖已入京興
邦勸禍下令購捕甚急交州元帥鄭子喬捕胖于孝
思觀松崗繫巡軍興邦時爲上萬戶吉敷爲副萬戶
與堅味女婿王福海及委官尹珍姜淮伯臺諫典法
雜訊胖曰六七貪婪宰相縱奴四方奪人田民戕虐

百姓是大賊也。胖今斬光者，唯以輔國家除民賊耳。何云謀叛拷掠？竟日不服。興邦欲取胖服，治極慘。胖詬罵不少屈，曰：「我欲斬汝國賊，汝與我相訟者也。何鞠我為興邦怒？益盛使人亂擊其口。」福海陽不聞，假睡。左司議金若采以為不可殺，止之。後數日，耦如瑩第與語，良久議胖獄。是日興邦復欲鞠胖，赴巡軍請獄官及臺諫，皆不至。耦遣醫賜胖藥，尋命釋胖及其母。妻時當頒祿，耦下令曰：「宰相既富，可不頒其先頒隊伍之無食者，遂下興邦于巡軍。國人皆喜曰：「吾君明矣。」耦召胖七歲兒，問其父所為，對曰：「吾父但拔劍。」

試之云：欲斬貪婪宰相，以快吾志。耦命瑩及我太祖陳兵宿衛，下堅味吉敷獄。使者至，堅味第堅味拒命，厲聲謂使者曰：「七日頒祿，古制也。今主上無故不頒，豈為君之道乎？自古人主之非臣，下有正之者，遂欲為亂，使人奔告其黨。甲騎已遮路，不可出其人歸。以告堅味，堅味家在男山北，既而仰見男山甲騎成列，膽落就擒。歎曰：「廣平君誤我矣。先是堅味與邦忌瑩清直，且握重兵，常欲加害仁，任固止之。故云巡軍鞠堅味與邦罪狀，不窮治以聞。耦大怒，以王安德為都萬戶，李居仁為上萬戶，我恭靖王為副萬戶，命

更鞫之極自總角昵侍禍動必相隨累遷密直副使
常直禁中至是勒歸其家尋下檄福海成林興邦興
邦弟大司憲廷秀堅味女壻金永珍等巡軍分遣諸
道察訪刷堅味興邦所奪田民還其主遂誅堅味成
林福海興邦吉敷廷秀永珍檄又斬贊成事金用輝
牧使徐信堅味弟判開城齊味密直洪徵任獻判書
李竦福海兄德海開城尹鄭愨朴仁貴李希蕃等福
海被繫用輝有異謀帶劍入闕故先斬之仁貴希蕃
託附堅味者獄官籍獻家無甌石之儲欲免之瑩以
獻藉興邦勢爲大司憲未嘗發一直言遂斬之時人

悲之又斬福海父右侍中益淳右司議辛權大護軍
辛鳳生執義李美生判官閔中達徵子尚淵尚濱尚
溥判內府寺事金萬興等萬興堅味家臣專摠田民
之簿貪暴奸黠爲腹心者又斬興邦兄瑞城君國寶
成均祭酒尹璵護軍崔遲大護軍金涵族典法判書
金乙鼎掌令金肇府使都希慶都衍都云達及被誅
者族黨前密直全彬副使安思祖提學朴仲容辛靖
司僕正甘成旦五十餘人籍沒堅味等資產流吉敷
子進士俞于邊地俞禹仁烈女壻瑩與仁烈善免置
田民辨正都監考覈堅味等所奪占田民分遣安撫

使于諸道收捕堅味等家臣惡奴誅之凡千餘人並沒財產拷掠其妻皆死獄中被誅者子孫雖在襁褓皆投之江妻女爲官婢又斬成林黨前判書成仲庸徐規亦成林黨也在利川安集李安生捕之規妻故宰相成士達之女安生見而悅之私焉其妻誘規至執殺之事覺殺安生沒規妻爲典客寺婢堅味性猜忌陰兇有口才世比之李林甫仁任久竊國柄支黨根據堅味爲其腹心疾惡文臣斥逐甚衆興邦亦在逐中後堅味以興邦世家請與昏興邦亦懲前日流貶惟仁任堅味言是從於是與興邦異父兄成林爲

侍中權姦親黨布列兩府中外要職無非私人專權自恣賣官鬻爵奪人土田籠山絡野奪人奴婢千百爲羣以至陵寢宮庫州縣津驛之田靡不據占背主之隸逃賊之民聚如淵藪廉使守令莫敢徵發由是民散寇熾公私匱竭中外切齒瑩及太祖憤其所爲同心協力導禍除之國人大悅道路歌舞

廉興邦

廉興邦曲城府院君悌臣之子恭愍朝擢魁科累遷左代言尋罷王欲興儒術重營國學于崇文館舊址興邦主其事令文臣隨品出布典校郎尹商拔賣衣

得布五十端以助其費興邦責不出布者曰商拔寒
儒祿不足以度朝夕尚賣衣助費公等居商拔下乎
旬日間得布至萬端時影殿役興倉庾虛竭而不仰
公廩得營國學尋陞知申事與諸將平紅賊收復京
都策功二等拜密直副使轉提學辛禍時忤李仁任
流于外尋封瑞城君有裴元龍者素稱能吏附興邦
為養父贈以宅舍為雞林府尹侵漁百姓載鐵杷歸
鄉人目為鐵文魚府尹杷文魚即八梢魚鐵除三司左
使禍不親政興邦與弟廷秀及禹玄寶專秉國務皆
決於口或有不啓而行者時擬遣知門下事安慶為

進奉使如大明興邦受慶賂以評理洪尚載代之
一日將大閱于越庭大司憲任獻興邦妹壻也遣臺
吏告都堂曰此庭非惟大朝會行禮之所密邇景靈
殿太祖列聖神御在豈可縱軍士馳騁於其間乎興
邦曰玄陵嘗閱五軍於此取其間曠也獻執不可興
邦怒曰講武之事非惟都堂亦憲司所宜深慮也玄
寶亦謂臺吏曰姑且休矣興邦家奴李琳奴居富平
恃勢恣橫府使周彥邦遣吏發軍奴等率民毆其吏
濱死彥邦自持四道都指揮使發軍牒至其家奴又
毆彥邦又毆二僉人折其齒都堂以聞禍遣巡軍提

控辛龜生往捕奴輩不復究問悉斬之興邦嘗與吳
父兄李成林上冢而還騎滿路有人爲優戲極勢
家奴隸剝民收租之狀成林忸怩興邦樂觀不之覺
也後與林堅味伏誅

木齋家孰彙纂麗史卷之四十二

